

明宗大王實錄

第二十七之六

09  
no. 17



194272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6. 8. 25

酉辛

明宗大王實錄卷第二十七

十六年

大明嘉靖四十年

正月壬戌朔百官以權停例陳賀于仁政殿

庭

癸亥諫院啓曰政院掌出納詳察奏逆俾無後弊乃其責也而

頃日匿名書既不能依律燒毀具由啓達而奉承上教如恐

或緩使父子間不得傳說之言至於入啓機關甚大後弊難防

其為毀法之罪大矣其日直宿承旨請并罷職答曰已命推考

故不允三啓不允

甲子黃海道巡警使李思曾江原道巡警使金世幹復命以捕

捉賊魁林巨叱正入啓其實非林巨叱正乃我人加都致也思曾傳

曰得捕大賊予用嘉焉○叢禁府啓曰拿致徐林獮賊也與林巨

叱正面質則徐林云非林巨叱正乃巨叱正之兄加都致亦大黨

也真偽難辨拿其妻子一處憑閱何如傳曰如啓

史臣曰甚矣將臣之欺君也當初發遣之時上銳意必捕

委寄隆重彼亦豈不欲盡力哉及其入境帶牛佩犢之民烏

竄山林出沒無常苟非察眉之智安得以知之哉師老日久  
慚於無功一得可疑之人不問真偽重杖賈服廢塞委任之責  
欲邀橫濫之賞其行詐極矣最爾狗鼠不過煩一守令之  
力而今乃命將動衆有若敵至聲聞甚大賊雖甚憊豈肯安  
坐而就縛乎嗟乎朝廷處置已失其宜無識武夫何足責乎  
史臣曰尹元衡沈通源以威里巨室黷貨無厭漁奪民利不  
知紀極大盜盤據于朝廷下流風靡征利恐後唯知有己不  
知有君至於民窮財盡則相聚為盜而已一唱百和西鄙騷  
然良民被害人烟一空吁亦慘矣

乙丑以李鐸

風度偉然素行清簡

尹仁恕為同知中樞府事竒大恒為戶

曹叅議李仲樑為承政院右承旨成義國為同副承旨李俊民

性浮虛傲詭然心絕畦畛別無過惡

為江陵大都護府使

丙寅日暈

丁卯以趙彥秀

性度寬和無剛果之氣

為同知中樞府事柳順善為弘文

館直提學黃琳為議政府舍人○日微暈夜流星出天中雲間

入巽方雲中狀如鈴尾長三四尺許色赤光照地

戊辰憲府啓曰賊酋巨叱正嘯聚羣兇殺人奪貨無所不至以至  
拒敵官軍刃殺王使叛國之賊莫大於此特遣巡警使杖斧  
示威未幾復命稱擒賊魁天心喜悅今聞禁府推轂之辭則其  
罪巨叱正明矣初推官姜侶雖欲要為己功欺誣牒報為巡警使  
則所當廣示邑人明辨真偽從實啓聞可也而從其所報貪功固  
一厥罪已極至於政院下問之時亦不直達其未及詳辦之由乃曰更  
無可疑咫尺之下所言不直罪尤深矣且初推時不務得情亂打  
致傷使上京質問時不下一杖而先斃若死於道上則人皆見陷於  
其術而不知為加都致其威劫重杖致令誣牒無疑矣國事至此  
亟為駭愕初推官姜侶請下獄推考李思曾請先罷後推答曰李  
思曾姜侶並推治三啓依兄壬申判中樞府事曹光遠請致  
仕傳曰人生七十自古所稀卿雖及此不至衰耗豈宜致仕不  
允

癸酉日微暈兩珥戴

丙子 上御仁政殿行王世子定親禮大壇前恭奉黃大任之

之養子德大即尹元衡之婿也元衡自以恩眷漸表文定王

后一朝賔大則更無可倚之勢與大任及其所厚習卜盲入金

永昌潛謀改大任之女生年十月月變凶為吉又以此聘大任之

迫於已之謀背制君父必遂其欲自古人臣負如此大罪而其

有不伏天誅者乎

丁丑日微暈左珥戴重暈○咸鏡道鍾城日輝圓作三圍內圍東

南兩邊根帶連因白虹東指向北南指向西終末各有珥暈

戊寅傳曰近觀刑曹公事囚人連續致死無乃不謹救療而然

耶雖罪重之人不得明正其非遽殞杖下則非徒無伸雪之路

亦非恤刑之意此意言于刑曹典獄署○以扑淳為弘文館應

教

庚辰日微暈夜月微暈

辛巳以封書一道下于承旨尹毅中曰將此封題御題元春兼

賚黃柑往泮宮饋試官館官及儒生其所製勿為科次封入于

內先是李深許暉進成均館

壬午日微暈兩珥戴夜月微暈冠色內赤外白

癸未 上御仁政殿行王世子嬪納徵禮○日微暈

甲申左議政李浚慶以病辭職不允且以御書一道下于政院

曰批答持去時並諭此意其書曰君臣義合不合則當去然大

臣責重望優其於進退豈可容易况世殊古今予亦不敏扶持

之望尤切於平時勿以為難與有為益勉輔助東坡有詩曰貪

戀君恩退未能大臣豈不及於蘇軾乎所當安心調病是時李

而深結金明胤外間喧傳曰李探欲退  
浚慶而以明胤為相致浚慶懼而辭退

史臣曰是時李探得寵於上勢焰熏灼舉朝之人趨附

恐後其門如市其獨立不撓者纔數三人羣小彈冠朝政日

紊又多進奇花珍禽以中上慾上心漸入怠荒唯務嬉

戲國家將亂而沈通源亦據台位大肆饗饗氣勢又

盛前日附於元衡者皆歸於探與通源其終不去元衡者

見疾於此兩奸三凶並朝分國爭權雖古魯之三家晉之

六卿無以踰也浚慶剛毅不為探等所悅有此辭避形迹

上雖不許其退而批荅之辭實寓戲侮之意

○月微暈

戊子日暈

己丑日暈

二月辛卯朔日暈兩珥○申時日當食而陰雲不見

壬辰左議政李浚慶請免不久○以崔應龍為侍講院弼善鄭  
惕為弘文館副校理○日微暈右珥

甲午日暈戴色內赤外青

乙未日微暈戴色內赤外青

丙申政院以領經筵意啓曰經筵規式漸次降殺當初音釋

各二遍又後除釋一遍只音一遍矣伏念自上既讀舊受

一遍又讀新受一遍以致日晚久勞 聖體深為未安請自今

朝晝夕夜講除讀舊受祇讀新受何如傳曰啓意似當如啓

筵尹元衡首起此議簡于右相沈通源勸  
議入啓諸堂上多以爲未便而不能異之

史臣曰 上春秋鼎盛血氣方強漸好逸豫豈非可畏之機



乎為大臣者所當周旋戮力使君上常近儒臣講明聖學可也今尹  
元衡等踵南衮奸諂之跡為此逢迎之計以啓吾君怠荒之心嗟呼  
人臣之愛君當使知勞而不知逸猶恐其終之不繼况以苟簡便易  
誘之乎臣恐非徒舊受已不温習新受之讀亦將從此而俱廢也  
非徒新受之廢也經筵亦幾何其不廢也吁

經筵獨啓以為聖學高明不須更讀  
新舊受中朝從之由是講讀之規廢焉

南衮既得志窺於  
上心稍倦于勤於

戊戌弘文館副提學李文馨等上劄子曰伏以帝王為學之道  
與衆人不同深宮燕閑足以為沈潛之所日就月將非不造高  
明之域而古之帝王必日接儒臣或日昃忘倦或夜分乃罷者  
豈不以薰陶德性不在於貂璫嬪御而涵養義理必賴於温古  
而知新也久御經席熟讀詳味非所以重記誦之事而輕頤養  
之道也近者寒暖不節屢致玉體愆和勉強學問或不以時  
經幄大臣深慮保護之方請除前受一遍之讀以殺舊規臣等  
之心竊以為未安焉夫句讀一過其於緝熙之學雖非大益臨  
御羣臣專精讀閱自倍於宮中十遍之覽矣况自先朝勤御

經筵講讀有規其間雖有一時之權改固非今日之所必行也  
夫欲君上節勞逸保康寧者此臣子同然之至情然如遇 聖  
躬未寧之時則輟講調攝唯 聖衷所裁而今乃一循苟且遂  
至變規臣等恐 聖學時習之功從此漸怠而大有妨於純亦  
不已之德也伏願 殿下留神焉答曰觀此劄辭論意當矣但  
人君之學不可徒尚句讀而 先朝權改講讀之規豈偶然計  
而為之乎今者經幄大臣亦必熟慮而言之矣雖減句讀一過  
亦何妨乎勸學之意雖美而予意則如是矣

已亥憲府啓曰靈光郡守金漢卿居官不謹多有鄙陋之事懷  
嫌濫刑捉殺無辜之人凡所乞聞至為駭愕不可二日在職以  
貽一邑之弊請罷其職以勵其餘答曰如啓領府事尹元衡縱  
于靈光郡其人憑勢作弊至於國馬牧場亦奪而為田盡驅出  
其馬漢卿大怒拿致其人痛杖殺之一道人心無不快悅於其  
有垂位者

史臣曰憲府以執法之官驅迫於元衡顧指氣使之中既不  
能暴白元衡貪縱之罪反黜不畏強禦之漢卿公論不行國

事日非嗚呼痛哉

庚子以洪曇為同知中樞府事李友閔為漢城府右尹高孟英為

江原道觀察使

孟英為人邪毒巧黠奴李探且相通源使囑銓曹除此職人謂折簡監司

姜士尚為承政院都承旨

辛丑日暈

癸卯憲府啓曰黃海之賊巨魁逋誅非徒國辱未雪橫暴日甚烟

火蕭然間有捕獲不過賫從之徒而已鳳山郡守李欽禮超遷委

遣之意戴罪自效之功安在固當加罪之不暇而反授以重加中外

聞見孰不駭恠賊徒聞之亦必笑侮益無忌憚矣欽禮通政加請

亟命改正近來濫賞邊功多有失實若使漂倭不絕雖狗尾將不

待勝績矣今者全羅右道水使郭屹珍島郡守李叔男以黑山

島捕倭事特命賞加去年各捕殺票此非犯境作耗之倭乃是逢

風漂泊迭死孤島者也此豈可論以戰獲之功乎請郭屹等加

並命改正以重爵賞答曰國家待人有功不賞則人有懈怠之心殊

非激勸之義也李欽禮自前有多捕大黨之功而至今不為重賞

一加之給亦已晚矣不允郭屹李淑男事當冬月風高之時賊倭犯境至擄人口而去此是漂倭乎屹等出死力全船捕獲功實非輕自上度功考例議于大臣該曹處之固不可輕改故不允後兩司久啓不允○夜月暈

甲辰以盧禎為承政院右副承旨○日暈有冠履兩珥暈上又有白虹如環貫珥夜月微暈

丁未平昌郡守楊士彥上疏其略曰伏以臣所守郡乃古穢貊一小縣也其民皆巖居而獸處束薪而翳穴側耕危穫苟延歲月初以穆祖妃鄉陞郡蠲稅猶且田結不過八百民戶不過五百時移事易懸魚留犢吏無其人長楚葛藟巷有怨歌六十年來田日益荒民日益散到任之日先開留籍穀九百石民四十戶殘吏八九廝役數十蓬頭鬼面衣不蓋形愴然心悲不覺涕出之無從也問田汙萊則民散久矣誰與于耜以四十之力當昔年五百之役以百結之田應前日八百之貢父亡者子孤夫死者婦寡族行則戶絕隣空則里虛點視我邑居則可知危辭

苦語感觸心目臣為之食不下咽窮思極慮既竭心力而得三策焉冀 聖明之熟察也滕薛為附庸而不得朝請地褊小也閭左為間田而不責貢苞茅民貧窶也關梁不租山澤不賦歲不成也十室九空之邑無益虛名則削之附之治而勿役一也勞四十六戶之民蠲色目新舊之貢一也棄逋逃腹中之穀免十年山上之稅一也用是三策而流民不返穀粟不聚臣未聞也哀哀斯民苟得仁于 聖慈不役不貢不稅于十年豈獨一郡之幸舉國流民皆知有歸心矣臣猥得官守思盡其職不宜徒擁虛器殘縣餘燼首獻三策次以圖形疏下書郡境山川且以民戶田結及倉穀逐年耗縮逐年耗縮伏惟 聖明昭鑑焉嗚呼目前之慘不是文辭心痛之急寧暇緩聲伏願 殿下謀及大臣內付該司外諭方伯斷而行之則惠鮮懷保之政在此一舉矣伏惟 殿下赦其臆悻焉傳于政院曰觀此疏辭出於愛民畫圖陳策其誠可嘉當令該曹量宜處之以此回諭郡守事下書于監司○日暈兩珥

戊申以鄭思顯為禮曹正郎李認為侍講院文學○夜月微暈兩珥

辛亥司諫院大司諫李重慶等上疏其略曰皂隸之番間一月而立一年之納布多至於十匹加以為官司者點檢升數輒見揮斥故傾財敗產相繼流亡若依步兵之例令該曹捧而分之則庶幾少除其弊司僕諸負其額六百而六朔立役為役甚苦自立者寡故一朔代立之價太高猶慮不支而奸猾濫徵至於倍蓰加以本司之官以諸負為丘史而捧價者殆半焉如此私濫之事一切科禁然後疏其立番以紓其苦則庶蒙一分之惠矣選上番休自有年限而舞奸之吏以賄賂有無分定不均而所納價布又非先王令典當初有忘其耻而捧者時議鄙之遂為常法如軍器寺瓦署司圍署典洎司之類皆托以役重倍徵其價弊政之革不可少緩而如此之類在所當先也水軍之役倍苦於他方其赴防之初艱關轉賣具其資根及其既赴所納之物十有餘色剥膚搥髓無所不至且留鎮防戍不過什一盡放其餘以徵價布脫有意外之警誰與守城為節度使者日以浚削為事非徒運之私室亦必先輸權門以為發身之地為

今之計莫如擇任鎮將使不至於如此之甚也答曰今觀疏論  
正中時疾盡可愧歎當令朝廷講究處之○午時太白見於已  
地

壬子弘文館副提學李文馨為人剛方詳明慷慨有節言論實開即發說故有議切是非分明於人過失不分虛

實開即發說故有議切是非分明於人過失不分虛等上劄其略曰頃者政院請推兵水使誤

捧傳旨憲府亦不致察遂推不當推之人其失不獨在於政院

而諫院既不相規曲分輕重強請出仕亦未知其可也當今之

事可言者非一以通政者必經承旨錄議踐歷久然後擬之高子

英以孤鼠之資好事李探陞堂上未數月又借右議政沈通源

之勢圖拜江原監司為臺諫者所當彈論而含嘿不言劄于

所謂可言者非一而循然成風坐度時日臣等恐國事終難救

也伏願 殿下留神焉答曰臺諫既被重駁並遞○以俞絳為

司憲府大司憲絳模稜以圖保爵奇大恒為司諫院大司諫李

重慶為禮部參議衡初黃大任之女選為世子嬪是出於尹元

妻兄永陽君之妻與元衡妾蘭貞相結故黃氏自與選之後屢

患腹痛人懷疑憤李探等欲藉此以傾元衡重慶附於李探故

與其議甘與人言人間曰欲論啓廢嬪故不得定耳坐中皆愕

耶史慶率爾對曰近欲論啓廢嬪故不得定耳坐中皆愕

而言他聞者頗各其軀趙光彥為司憲府執義祈從善為司諫院司諫李

權李遠為司憲府掌令鄭思顯宋鏞有刀筆之才嘗排斥已卯

林士為持平高敬命雖有才氣性陰悍趨為司諫院獻納河晉

實朴栗為入暗劣皆與李禔為正言○未時太白現於午地

丙辰禮曹以王世子嘉禮時儀執啓曰五禮儀內節文繁蔓

有不勝行處則叅之以戊申燕山嘉禮時也甲申廟嘉禮時也兩年儀執定

之矣但親迎時嬪氏家或母沒而父存只設父之位次或父病

而母在只設母之位次其醮女之禮一家房中禮也命戒之辭皆偏

親行之今嬪氏父母俱存而只在衰服之中其於行禮僉謀不

同問于大臣則或謂喪人雖難與吉宜設位次以寓存辛之意

或謂醮戒禮之大者不可以一家之喪廢一國之禮宜暫時權

吉使大禮無欠如此之禮未著於典故若變而通之不得其正

則非惟有缺於正始亦致後世之議請於大臣齊會之日都監

堂上及本曹堂上同叅議之俾無失中之弊傳曰如啓其後大

以為不可以一家之喪廢一國之禮○日暈臣等



丁巳夜異方南方坤方有火氣

戊午日暈

己未夜異方如火氣

庚申以宋麒壽為司憲府大司憲

三月辛酉朔日暈右珥

壬戌諫院啓曰陳克堂乃罪人陳復昌之子而復昌淫女之產也其既踐歷各司先生案中削去其名然則孰不知克堂為淫女之孫乎為四館者不有公論使之許赴場屋得參國試至為駭愕其日錄名四館官負先罷後推克堂則削去其名後治濫入之罪荅曰如啓○日微暈

癸亥傳于政院曰觀此咸鏡監司書狀全正月十六日鍾城有白虹之變而去月十四日京師亦有此變予心未安政院回啓曰災變之來雖不可指為某事之應近來災異甚多寒暑亦失其序自上更加修省傳曰知道

甲子流星出天厠星下入坤方天際狀如拳尾長一二尺許色

赤

丙寅傳曰自今後經筵自 上除前受只讀新受一遍事已定自  
今日依新規當為之而但禮記則當釋大文矣經筵官亦進講  
一遍耶自 上只讀音而不釋耶問于玉堂以啓政院回啓曰問  
于玉堂則頃日經筵規模攷定之時領事之意以為畫講禮記  
自下則依前進講自 上只讀音新受一遍為當云傳曰知道  
史臣曰古人以君德修否責經筵經筵之設豈苟然哉其所  
以討論墳典講劄治道薰陶其德性涵養其義理者必在於  
經筵講學之地我朝經筵之規未始不美 祖宗創之後嗣述  
之雖聖智不敢有所隆殺於其間而頃者經筵領事尹元衡  
沈通源以以御經筵 上體勞甚殺其講讀之規是誠何心哉往  
在庚辰年間南袞覬覦 中宗倦勤之意請變經筵講讀之  
規小人逢迎人主之意類皆如此今者經筵將開  
上問及此無一人敢格其非而即以攷定之議啓之遂為成規  
此規一變區區經席亦將盡廢可勝痛哉

○上御晝講

丁卯 上御夕講○以李重慶為弘文館副提學金億齡為修撰

戊辰 上御宣政殿命試官科次儒生製述

己巳日暈兩珥重暈色內赤外青夜月暈○處士鄭之雲卒字靜沆自號秋巖性閑達而篤於孝義居二親憂哀毀過禮嘗從金正國學及歿為之心喪三年家甚貧妻妾辟纊以自給往往之絕怡然不以為感其行已任真守分脫略畦畛人之視之若無防檢而好善疾惡出於天性更歷世故未嘗小沮自少刻意性命之說著天命圖說以究其蘊後見李滉相與證正其言皆本諸聖賢不為剽竊湊合之論學者得之其所開發多矣年五十三而卒識者無不痛惜

庚午 上御宣政殿講文臣周易及漢語又試吏文製述○以李

億祥

為入輕暗懦弱趨附李

為司憲府掌令○日微暈兩珥暈上有背氣名

內赤外青白白虹如環貫珥即滅夜月暈

辛未上御夕講○夜月微暈

癸酉夜月暈冠

甲戌以朴麟壽為慶尚右道兵馬節度使李訥為侍講院文學

○日暈夜月暈

乙亥未時太白見於已地

丙子 上御仁政殿行王世子嬪告期禮○諫院啓曰前大護軍

金秀文病中奔喪大臣惜其為人啓請從權欲保全之必有其

意然秀文遭喪今未踰月方在殯側勸之以肉在國家惜良將

之道雖出於權宜於親喪固所自盡之情無乃太不懷耶 祖

宗朝間有如此之事或出於水葬小祥之後且皆勳舊大臣待

之不得不爾今秀文年未甚衰行權太速喪紀苟簡甚妨風教

答曰此啓亦當更議大臣處之大臣議以為毀亂喪紀也但為國惜入出於不得已也今某官

之言出於正大依所啓勿許從權亦當上從之

戊寅日暈兩珥夜月微暈

己卯右副承旨盧禎上疏曰伏以君親一體忠孝無間家焉而

主恩國為而主義未嘗有輕重之差而如或孝有不及忠且有待  
事親日短而報主日長則古之人亦必於是而知所處矣臣少嬰疾  
病屢瀕於死賴臣母辛勤調護僅得生全及年六歲父又見背  
臣母憐臣零丁孤苦日夜撫養臣身庶幾成立臣雖既壯母常  
嬰撫而孩視夫人孰無舐犢之愛而臣母則特甚焉孰無劬勞  
之恩而臣身則實倍焉故臣於未出身之前出入不敢經時遊學  
亦不得稍遠平生歷時而不返者唯一度食伴之外臣無有焉  
耳且臣母孤孀殷憂遂以成疾常患偏頭之病痛不可忍一日  
之間沉綿危急平居調攝稍乖輒發寒證一瞥之頃呵欠無數  
舌上生瘡如豆食飲難下或間或作無數日之寧臣母今年七  
十二歲去年又喪臣姊摧傷痛念疾病沉痾事幾不測及臣聞  
病奔還則或得稍蘇當其危亟之時以臣母念臣之切其情為  
如何而臣則不知其然遠在千里之外飲食言笑揚揚如平時  
如此而或有終天之痛則臣亦何以為生也臣以孤寡餘喘生  
長草野叨被 聖眷出入經幄近侍之列歲再寧覲榮耀鄉閭

臣母感幸之情固未嘗涯涘而唯以遠離為憫每臣之告行也  
輒語臣曰汝承天寵如此上恩雖罔極吾之餘日無樂而  
不得相養以生其終何如也臣聞此語未嘗不摧骨墮心而繼  
之以泣也况去年夏臣聞母病蒼皇疾馳數日而至鄉臣之素  
患脾證因此增甚脚又中濕行立未健而卒有不意之命驚惶  
感激黽勉赴朝積勞成熱勢轉危急卧吟旅舍目極南天卒  
荷天眷得以復甦扶曳拜闕曳載南歸調護數月以有今日方  
期攝理有以自保而又有召命之下臣母深念臣病未瘳追挽  
泣別自臣之來臣母之不安於寢食而加疾也臣愚陋空  
疏稍無可用之實六載近侍碌碌隨行無一毫裨益臣之不忠  
負國極矣若復貪戀恩寵負此老母之望不得終養卒有不  
幸之變則不孝又大臣之母子死亦不得瞑目矣臣謹按大典  
親年七十以上者一子歸養臣之乞養亦為晚矣伏願殿下  
俯察臣情許令歸養俾遂烏鳥之願則於微臣母子幸甚於國  
家孝理幸甚答曰觀此疏辭情理切迫予特從願仍賜毛

得又令本道監司備給食物勿謝仍傳于政院日以盧禎除所

居近邑守令使之養親事言于吏曹

盧禎咸陽人也六歲喪父

天賦者如此為人悃福無華表裏如一處事接物無一毫修飾歸養一疏寫出母子至情愛日之誠溢於言表宜其感激君聽

也 ○日微暈

庚辰 上御朝講

辛巳 上御朝講 ○日暈夜月微暈

壬午 上御朝講 ○日暈

癸未夜東方巽方南方如火氣月微暈

甲申日有兩珥

乙酉以李捷為承政院同副承旨

以承房之親得為顯仕

丙戌 上御晝講

丁亥日微暈

戊子日暈

己丑日暈 ○知中樞府事柳辰全率性不拘檢工書善畫

四月庚寅朔 上親傳宗廟夏享大祭及雩祀祭香祝 ○日微暈

夜良方異方如火氣

辛卯以權信為宗簿寺正朴應男為司僕寺副正姜士弼為議

政府舍人

壬辰 上御綠陰臺講試儒生四十人進士沈鐸等八人入格

仍出御題苑中試儒頌使製進試官尚書李俊慶沈通源金明

李復科次入啓傳曰講經製述分數通計書啓今日之舉欲以尊

勳儒林也若以製述為主則無講經之意若以講經為主則無

製述之意沈鐸酌用中事卿等同議以啓易而不入製述之格

上意有所向故有是教試官啓曰常時場屋之例講畫若多則雖無製述

得悉其榜製述若入高等講畫雖三分半武年講經純亦可察

矣今以分數書啓則用幾分以上當出自 聖斷也於是上

乃賜幼學洪聖民等及第有差上直書榜目而下甲科洪聖民乙

欽○初命取館學儒生圓點到記之後多士顯望以為必皆入

試至是上之落熟儒生繞四寸人而咸里子第多在其中又

廷實李探之子令幾海安君之婿中外詳然咸恨取人之不公

癸巳兩司啓曰國家公道只在科舉可以繫屬人心維持國脉



若公道不明則人心渙散國非其國豈不寒心 祖宗朝或有館  
學不時摘奸或有幸學取人之時然皆各試其才使無遺珠之  
歎故息命一下多士鼓舞昨日取人雖因摘奸而許多儒生受點  
者無幾講經入格其數尤少而又命講經製述通計分數並與製  
述次下之人指沈至賜出身非徒事涉苟且大違 祖宗取人之  
規將恐公道因此大壞科舉不重多士解體所係非輕請罷洪聖  
民等及第之榜答曰昨日別科予議大臣定之不可輕改故不允再  
啓不允後累啓不允○日暈

乙未 上御弘化門外試文臣製述武臣及有武才文臣射○

傳曰武臣未出身騎射貫革入格人以自願一書考講○傳曰

自古亦有取二人而出榜之時乎問于入侍宗宰武臣未出身

只二人故回啓曰未知前例矣傳于試官曰講經二人出榜可

也

史臣曰王者之政莫重於取人而甲乙丙三科乃其科目之大  
者闕一則不可謂之科也綠陰臺文榜之出初以落點之儒

講試一書至取製述次等此前古所未有之事也而今於武科且闕丙科其顛錯苟且廢先王之法循一時之私莫甚於此是豈人君取士之道哉

○兩司啓曰臣等將公論請罷文榜合司論執而遽出武榜物情已為未便况只取二人而丙科則闕焉此祖宗朝所未有之事思命一下莫不駭恠請速還收成命不允再啓答曰當與大臣議決上謂李浚慶等曰綠陰臺儒生落黜選入後四書五經中自上抽出試講即令製述以為別科是欲以一時規外之舉聳動儒林而近日公論激發至於合司論執予豈安心今者武科出榜亦無丙科全若一開格例後弊無窮又以次等參榜者亦為苟且云然自上非但取其製述以講經為重而政丞亦以為可也今兩司之論如此親臨試才者前豈有罷榜時乎榜中如有犯罪者削去則有之全罷一榜固為重難入侍宰相及其日為試官之宰廣議以啓左議政李浚慶啓曰綠陰臺試取時講經製述分數通計故製述次下者並參臺諫雖以

為未便然非但至於製述前者雖非親試尹元衡及策時講經  
製述通計而為之有此前例故小臣其日以為當然而議啓矣  
既以為別試而出榜旋罷固為重難而臺諫之論亦未為不可  
也且今日武臣講經者只二人雖未准甲乙兩科亦何害乎先  
通源欲以其子鐔為平安兵使而不知物論之如何語李浚慶  
曰人或云沈鐔將為平安兵使云年少之子豈堪此任乎浚慶  
不曉其意應之曰相公之意甚善甚善不必急意為也  
通源怒之故是舉浚慶力主講經當取之議人皆調笑焉 金明  
浚慶同

史臣曰人臣知有權臣而不知有國家諂媚承順如此未知國  
事終何如也

右參贊沈光彥曰科舉公道在 祖宗朝甚重之廷試自成

宗朝已酉年始之當初狀元則直赴殿試其次則直赴會試以  
為恒式厥後 中宗朝廷試或有以三下賜出身者或有以二

等三下二等乃不得為之者已為未穩矣今者自 上見儒生

之名而落點至於試取故儒生等皆失望而臺諫亦以此論啓

若後日以某時落點接以為例則不無其弊今具已出榜改之  
重難武科亦無如此前例然已為之事也自 上裁斷為當  
史臣曰浚慶坐重大臣而所論苟同光彥庸人而所論近正人  
之不可恃如此

史臣曰科舉國之大事綠陰臺取人之舉自

上雖蔽於私

意固知其出於不正頗有未憚之心不敢斷自

宸衷問諸

左右苟有一人以帝王科舉之公道暫陳冕旒之下則猶可及  
止而非徒不以正告之反以逢迎從吏贊助而成之自此以  
後人心憤鬱公論激發臺諫之啓未停又出武榜且闕丙科  
自 上又問之左右亦無一人以苟且不正之事陳之乃敢  
援引區區之前例遂成科第上以阿順 上肯下以媚悅權  
門使取人大公之道掃地無餘可勝痛哉

史臣曰公道之滅絕久矣而區區一脉僅存於科舉之間今  
者自 上毀亂至於此極將何以為國當初名為殿講其所  
落點亦未盡出於公而入講者纔七八人又令製試至成科

目其必與者皆是權門乳臭子弟而因緣戚畹之輩也昔高麗之末朝政濁亂權奸用事有紅粉之譏而高麗遂亡此則奸臣竊弄之事也而後世尚且扼腕况今自上不念科舉之重徒以一時私昵之心盡廢萬世之公道耶此非特自上之失政也綠陰臺文榜之出弘化門武科之取自上猶有不慚之意問諸左右無一人以正告之反以苟且牽合之言援引以陳之以助成其事此無他上以阿諛順旨下以媚悅權門以圖一身之計而已此事之不正不公夫豈不知而不言哉君臣上下相賊如此幾何其不至於亂亡也哉

上曰臺諫以耳目之官隨事規諫重科舉也自上亦嘉之但已定而輕改亦不無後弊矣

丙申日暈

丁酉夜雷震敦禮門

宣政殿御門也

又御燹

以明日有常參故出立於御門

扇剝破燹竿亦折

史臣曰臣聞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近者天文垂警地道示恠日官奏變四方告災殆無虛日而况今雷震之變迫於正

殿之內此實剥床之災也御門人君出入之所由也旗纛人君法衛之儀物也而一夜並震天之降譴必有所召亦豈無其應者哉噫變異之來雖不可指為某事之應下察人事上觀天意其為致孽無足恠者矣夫災孽之作雖無世無之未有如今日慘酷者矣譬之人事正如人父督過於子色以示之既不聽威以惕之又不得聲以訶矣古人有言曰怒予之天尚可為也忘予之天不可為也此而不省視聽自我之天將必終至於忘而棄之豈不大可畏哉昔漢臣梅福嘗因災異言於成帝曰不見其形願察其影蓋天下未有有其影而無其形者今國家危亡之影固已章章著矣第未知危亡之形果何在乎臣竊為國家深痛也

○政院啓曰前者大風大雨日氣險惡則政院啓達視事勿為取稟事傳教矣今者敢禮門及燹竿等雷震天變極為非常曠日常參與啓覆何以為之敢稟傳曰觀此啓辭不勝駭愕天變非常固知所措予方宿時故雷聲不得詳聞而變異如此心其

未安速令弘文館考古事以啓且 祖宗朝前例政院日記急  
速考啓遭變如此喉舌之任所當齊會斯速留門在家承旨注  
書翰林等入來日記考啓予於今年細疾似多心氣頗有不安  
今聞此變心尤不寧明日常叅啓覆勿為明明日唱榜權停例  
行之

史臣曰天人顯微之理雖不可的指古人以維維之異尚猶致疑  
於典祀豐昵之間遭變反省之道宜無所不至方今人事之感  
天變者固非一二而姑以適日切近者言之科舉大事頗有偏私  
苟且之失豈特商宗典祀豐昵而已哉

○傳曰闕內雷震與今日相似之事速考徃牒以啓○傳曰 中宗朝  
有 延恩殿水刺間各色掌雷震及庚子辛丑年間景福宮勤政  
門錦川橋東水閣雷震 世宗二十六年雷震延生殿等時前例  
為先考啓亦令該曹並速考啓○黃海道黃州等四官兩電交下  
大如榛子小如大豆  
戊戌命招三公左右贊成左右叅贊六曹判書叅判漢城府判

尹左右尹以上會于賓廳傳曰予以否德叨承丕緒十七年來  
闕政頗多上不能順天意下不得和人心恒存戰慄常切自責  
而去夜雷震敦禮門並震燾竿天變非常不勝駭愕心甚未安  
罔知所措以予不敏過失必非一二而以近日之事論之則不時別  
科雖欲勸獎儒林而為之不無苟且之意兩司爭論數日雖與大  
臣諸宰而決定當初設科是予妄料之事而不從耳目之言恐天  
譴以此致之益增惶汗可罷此榜以慰多士之心以答天怒之降也  
天之示譴豈無所召而然乎卿等悉陳無隱上下交修仰答天譴  
可也予欲延訪而今幸細疾多積于身艱保以出又以累年  
因事驚動之餘心疾上熱到今交發頻有不安近日則粗安而  
又聞大變氣復不平且臨羣臣亦不無愧焉故不得為之矣卿等  
知悉

史臣曰天人之際甚可畏也天何心哉至公而已人君代天  
理物亦當法乎天而已夫人君所莅者天位所奉者天命其  
於政事號令之間苟有一毫之私意而與天相背則皆足以



致譴人君之愆行已意不念天下之公道者非不知所令之反乎天而敢為之者以其天道即遠人莫敢誰何爾及乎天譴之來自非大無道之君亦必反求於身其於省念之間苟有行事之失則未嘗不致察而警畏焉吁非天孰能使人君畏懼而知戒也哉今者朝廷之上宮闈之內政事號令之悖天道者固非一二而當雷震之變自 上惕然警懼即下罷榜之命此事之不正不公自 上固已知之而當初敢成科第者以其戚里權臣從旁蹊曲經從吏以謀之及其問諸大臣阿旨承順皆以苟且之辭巧飾以陳之遂使科舉之公道一朝墜地天之降災雖不可的指而政令之亂無大於此者宜乎 上心之有所疑畏者也嗚呼 自上一念之天尚未盡蝕於私意故反躬思之有所感悟誠能推此心克去己私以答天譴則仁愛之天安知轉災為祥乎抑恐私意無窮而警畏之心日怠終至於危亂而莫之知也

史臣曰遇災而能知取士不公之失即罷其科可謂有恐懼

修省之名而其實則未聞也夫取士不公此其小者固不可  
暇論而當是時也外戚根據而主勢日孤異端日盛而士氣  
蕭索國非其國為日久矣天之譴告豈特為取士不公而發  
哉

頌議政尚震等啓曰去夜雷震殿門又折燾竿災變非常至為  
惶駭天變雖不可指為某事之應而感召如有其由上下所當  
省愆交修自 上亦別加修省自古人君遇如此之變必有罪  
已求言之舉此雖近於文具遇災恐懼之道無過於此請依古  
例為之且下教曰卿等悉陳無隱今日諸臣必各有所懷欲陳  
冕旒之前 祖宗朝遇如此之變必延訪羣臣諮問闕失此亦  
應災不可廢之規也請姑待異日 上體平和別為延訪以盡  
下情

史臣曰變異之來上下所當交修以求天意之所譴雖雖小  
變也而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大臣之用心當如是也今  
者天降災異譴告非常此正君臣上下兢惶警惕講究闕失

以答天譴之不暇而自 上欲聞修省之方名致宰臣命陳所懷  
宜即吐心肝以效格王正事之忠而敢以姪待延訪對之無一言及  
乎天災時事苟有所懷今日陳之明日又陳之可也何待異日  
彼皆庸庸碌碌持祿者容而已將焉用彼相哉

答曰啓意當矣求言前者或有或無故初不論矣然為之無妨  
延訪則竢予氣快安後徐當為之○傳曰生負沈鐸能通周易直  
赴殿試其餘講經製述入格儒生論賞

史臣曰甚矣私意之蔽惑也既命罷榜又令沈鐸直赴殿試殿試  
即登第也號令之顛倒恩典之錯亂如此將何以為國乎

○司諫院大司諫奇大恒等因災變上劄汎陳修省之意答曰  
觀此劄辭予盍嘉焉遇災固措之意已諭于公卿薇垣亦必已  
聞矣

史臣曰諫臣之責雖在平時常陳逆耳之言若有不測之禍  
近在朝夕使人君有所警惕不敢怠忽况當天災時變荐臻  
之日耶今諫院之劄皆陳熟疲軟之辭無塞諤忠謹之論徒

為塞責而已嗚呼朝廷之上宮壺之內其為妨政害治者固不可殫記而至如戚畹之檀權禁掖之不嚴宰相之貪污賢相之混進此正今日之大憂而無一言及乎此朝無直言之弊莫令時若也設有指鹿之奸誰敢為國家動喙哉

○諫院啓曰今者因災異既命罷榜物情方以為快又命沈鐸直赴殿試命令反為顛倒若通計分數則其中有優等者而特以製述未入格之人乃賜直赴物情之未便尤有甚於前日者衆榜皆為苟且而沈鐸則苟且中之甚者請還收直赴之命答曰物情如此依允

己亥教曰惟四月庚寅越七日丁酉天大雷電以兩震我正門以及我寶仗惟是皇天動威彰予不辟之罪予用屏氣隕神若不容于覆載之間永思厥愆非天用覆我國家亦惟天仁愛予一人予一人曷不知變于茲圖保厥終帝舜俞大禹曰嘉言罔攸伏萬邦咸寧仲虺告成湯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惟明君必禘于衆惟良臣樂陳其善予尚欲賴于匡救其罔謂予不能惟予

躬籲民之則予不克修之惟予心出治之原予不克正之惟朝  
廷四方之太子不克清之惟學校興化之根予不克養之惟庶  
耻國之大維予不克張之惟賞罰君之大柄予不克公之惟宮  
闈必嚴女謁之私或罔絕焉惟刑獄必恤捶楚之寃或罔伸焉  
惟士氣必作雷霆之威或罔齊焉惟仕路必清苞苴之行或罔  
禁焉惟法令必信紛更之弊或罔革焉惟賦役必均誅求之煩  
或罔蠲焉念茲罪孽實由予自作尚何怨于天越人予用播告  
于朝求厥愆者有年惟舍默是尚惟疲軟是崇亦罔或告予以  
言迪予于道予一人自荒于德罔足與成厥功在臣予義不後  
其君咨予大小臣民暨厥草豸韋布各盡乃懷輔予不逮予罔  
遺于長短咸用乃言縱不底于道亦罔罪汝惟政爾府體予至  
懷曉諭中外

史臣曰求言非難聽言為難聽言之道不過以誠求之苟非  
人主開誠心布公道以樂聞之實不信於平日則卒然遇災  
雖有惻怛之教欲聞救時之策夫孰敢為無益之言以取逆

耳之害哉今者訑訑聲色已拒人於千里之外矣臺諫任言責而以含默為良謀宰相主獻替而以糊塗為大體况其他者乎草野圭竇之間豈無有懷欲言之士而頃者嶺南人曹植因求言上疏其所論未必訐直而非徒不以聽納反以不忠斥之以此山野之士亦皆以言為戒今雖朝夕下求言之教空為一虛紙而已立仗之馬猶恐見斥經尺之鱗誰敢或嬰箱口結舌國事日非吁可痛哉

辛丑以金鎧為資憲大夫漢城府判尹特命朴永俊為吏曹參

判李樛為平安道觀察使時樛之寵方盛而尹元衡依人聖烈大犯以為主故上亦未如之何尤

通源以曹操目元衡曰此揆天子今諸侯者也兩好勢軼將不容並立故上不得已出樛子外作詩與之曰秋鴈來時寄遠聲

聞者以為秋交見召矣樛絃續作獲以誇耀於人上每宴及赴任獻花草硯及紅絲袖衣裳等物極精巧

李訥為兵曹正郎朴好元坐披無視左右曰賢哉吾也豈以

為世子侍講院文學南致勤立武人也為人悍矣以殺戮為咸

鏡南道兵馬節度使○慶尚道東萊府卯時天際四方頓無

雨徵東方輻有白雲如氣間有斷虹紅白青色長可一匹布

大陽之南七八尺許濁氣闇亂斜觸陽中俄而自消

壬寅流星出河鼓星入騰蛇星狀如大梨尾長三四尺許色白

流星出天市東垣入王良星狀如銚尾長五尺許色白○日暈

夜月微暈

甲辰江原道江陵府大昌驛子洪奉良弒其母一終傳曰此綱

常大變斯速拿推明示王法奉良於拿推之際不勝故楚誣服

故朝廷命旌其母之門汚其子之字府使李俊民判官金富仁

察訪李文探以不能教化罷然此三人皆勉於其職者故民惜

其去伐曰三官皆負一朝俱罷皆由此母子之故其子之殺母

實是天下之大惡也其母平時不能善遇不出已之子致有如

此之變非有淫蒸之謀而一朝超在節婦之列也夜月暈兩珥

○乙巳大司憲宋麒壽等因災變疏陳一綱八目綱曰正心術

目曰立紀綱曰興學校曰勵庶恥曰慎賞罰曰振士氣曰拆奢

侈曰慎用捨曰均賦役

史臣曰其疏雖似切於時務然當是時李樛以戚里之人專擅植黨濁亂朝廷尹元衡以巨奸宿薦安保寵榮而無一言及此則不過曰循例塞責之具矣焉用疏為哉

丙午雷震訓鍊院射場旗杠木

丁未傳曰近來天譴非常既震殿門又燻竿又震訓鍊院旗杠旬日之內再震兵器未知將有何事而天怒至此否德所致驚惶罔措予於近日心疾頻發而初八日聞變而後心尤不定數日亦有痢証故遇災累日不得印為延訪今日欲為而日氣沉陰予將弱疾勢難久出故未果尤為未安當觀清日為之又傳曰天譴非常災異疊出予實驚惶罔知所措明明日冊嬪禮親行心實未安若不得已親行事則可退行近且無吉日則當以權停例為之此意速議于大臣以啟事言于禮曹○左議政李浚慶等議旬日之間疊有非常之變修省恐懼之方宜無所不至但當行之禮在所不已則大禮之行何有妨於謹災之道乎傳曰大臣之議如此前已親行三禮而冊嬪大禮今不親行於禮似為苟且但明明日若陰雨則勢難親行臨時觀勢當更言之

戊申

上延訪羣臣于宣政殿

上曰近年以來衆災連綿初八



日雷震敦禮門及燹竿驚惶固措之際又震訓練院旗杠是何  
旬日之間疊有非常之變乎災異之生實由於否德曾欲延訪  
近因事故迄茲未能今始為之矣左右各陳所懷領議政尚震  
曰近者雷震之變疊見旬日之內若人之相警戒者人主代天  
理物作善降百祥作不善降百殃若影響然若於一念之間不  
協于天而有一毫偏係之私則皆足以致天災也自上慮有  
闕政乃下求言之教孰不感激而欲言乎為今弭災之道莫若  
敬天勤民側身修行而已左議政李浚慶曰近來非常之變疊  
見旬日之內自以耳目所見聞者觀之則如此之後無安靜之  
時未知將有何事也古人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自上必先正  
心然後時政庶無闕失然民生休戚皆由於一心之邪正此心  
一正天意可格所謂正心者非徒發於言語之間而已也政事  
之際官闈之內必省察於心曰何者為正何者為邪何者為公  
何者為私每澄發源之地然後此心庶得其正矣我朝遇如此  
之變亦非一二在燕山之時震宣政殿柱而有士林之禍在

仁宗之朝震慶會樓柱而人心不靜推此觀之未知有何應也  
自古禍難之作皆由於用舍之失宜為人上者果能正心則不  
眩於知人而是非邪正自別於目前矣苟不正心則好惡不明  
用人顛倒終必至於亂亡而止矣大抵宮闈之內恩常掩義則  
外間之人由旁礪曲徑而進者不無其人此皆足以致亂當此  
恐懼修省之時自上更加省念近日所震皆是兵器人皆以  
兵家之事為慮今國家無可任將帥者必須儲養於平日然後  
可用於緩急有事之時速令該曹揀選預養幸甚右議政沈通  
源曰今茲之變近古所無而疊見旬日之間此必天意一警之  
示不足以感君上之心故疊出之欲其因此益加修省也此天心  
仁愛人君之意能因此修省則轉災為祥矣災沴之生雖未可  
的指為某事之應而政事之際宮闈之內一動一靜一號一令  
皆當於理然後可以上格天心而無乖戾之氣矣左贊成金明

胤

初古賢良旋補門蔭後又登第發身多歧當上之眷注李

之位而所行如登龍斷者人皆垂目殿門之震既云非常而

燾竿旗扛之又震則其警戒之意深矣必盡恐懼修省之實然後斯可謂之應天之道也左叅贊沈彥光曰旬日之間疊有大變上下遑遑有識慄慄小臣暗劣何以知之以近日之事觀之後苑取人之時只以落點試取事甚苟且武科則必先初試而後入試古也而自己末年以觀射為之儒生則或因殿講或因朔書而試之亦為未便且頃日以武科無丙科自上下問曰有古例耶咫尺天威宸語丁寧臣昧不知苟且而以罷榜為重難不能啟達臣罪當誅適有天變上心翻悟即命罷之人莫不喜快以此言之雖危亡之禍迫在朝夕誰復言之哉臣聞世宗大王培養之方無所不用其極人稱海東堯舜成廟一遵世宗故事從諫愛士故當時士大夫無被罪之人好生之德洽于民心人至于今稱之不替且帝王雖曰因時損益近來變更之事甚多如庶孽許通納穀除官皆甚苟且政事之間以臣所見言之與中宗朝大有逕庭新進之士立異為高別立新條皆非美事伯益戒舜曰罔失法度傳說告高宗曰監于先

王成憲周公曰無作聰明亂舊章自 上如欲養士必法 祖  
宗如欲養將必法 祖宗至於納諫亦必以 祖宗為法則可  
轉災為祥矣兵曹判書權轍曰一旬之內再有大變天鑑孔昭  
其所警告亦必有由自 上反躬自責可以轉災為祥近來禮  
義廉恥頓喪無餘古人云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  
滅亡方今生民困悴邦本日搖未知國事終何如也轉移之機  
惟在於人君一心之正矣人君能使一心純乎天理而無一事  
不出於正則民生可以底安天心可以克享矣夫天災之生雖  
未知某事之應一旬再震皆兵家所屬之物則無乃兵政闕失  
危亡之禍迫在朝夕而然耶當今在朝之臣無可任大將者尋  
常閱武之時每有乏人之嘆脫有緩急將何以處之須令大臣別為  
揀擇預養幸甚鄭士龍李瑩蔡世英宋麒壽吳謙元繼儉鄭惟  
吉安璋金澍元混朴永俊任說慎希復李友閔奇大恒李重慶亦  
各進啓

史臣曰當國家大災之日既下求言之教又延訪羣臣使之

各陳所懷者誠欲聞切時之讜論思所以救藥之也為人臣者當盡言不諱以副君上之盛意可也而其所以進言皆掇拾已陳之蕪狗其為探本之論者不過曰正心曰修省而已其為救弊之策者亦不過曰備邊曰養將而已學問從諫人君之大德而不過為泛論軍民怨咨當持之巨弊而亦不過常談則其以軍籍捕盜採銀為言者亦奚足道哉未知當今之事果無大於此者乎是何論議之泛然如出一口而無讜直之言耶言戒之甚至於如此雖有危亡之禍迫在朝夕誰復肯言之哉

上曰左右所啓正中時弊皆是激切嘉言自上學識短淺計慮暗昧豈知事理乎十七年來非常之變層層疊出以今時之弊言之邦本日悴紀綱板蕩公道掃地百司懈怠士習不美人心澆漓風俗薄惡教化不明而闕政甚多故以致天變之沓至自上反躬自責俯仰愧怍左右所啓之言予當省念我國家廷議之際不無苟同之習弘化門收議之時諸宰相之議皆為苟司

自上亦為未便若於事體或至大妨則衆議亦安敢強排乎紛更變通之啓亦當近來之法與祖宗朝相乖者頗多但遵先王之法可也祖宗之朝人心淳和風俗亦美故自無災沴後世則為人君者上不能格天下不得人心衆災連綿上下協心交修不逮以底于治可也

已酉 上御仁政殿行王世子冊嬪禮受百官賀

史臣曰世子國本也文定纘女作配青宮實乃萬福之原宗社之慶也以抱病沈痼之人強冊為元良之配元衡之罪惡至是尤極矣在廷之臣莫有言之者亦豈得辭其責哉

○弘文館副提學李重慶等因災變疏陳一綱十目曰正心術養士氣嚴內治立紀綱扶公道納諫諍勵廉恥崇儉節恤民隱慎賞罰闢異端答曰予以寡昧叨承丕緒衆災連綿歲以益甚旬日之內疊震兵器皆由否德政多闕失之致兢惶罔措疏辭當留念焉庚戌以審理冤獄事下諭于八道觀察使及開城府留守

○諫院啓曰南道兵使南致勤性異悍前為全羅道防營使嗜殺不已人甚怨答且以私

僚杖殺羅州牧使崔渙及其馮敵逗遛不進如是尚可謂之良將乎諫官豈無時事之可言者而請留暴戾之一武夫不思甚矣

前者自上以為可用超授正二品之資使之養望者必欲用之於他日有事之時南道雖曰巨鎮以異日緩急較之輕重懸殊致勤之往南道物情皆以為未便請適留京答曰如啓○夜流星出天搶星下入艮方天際狀如鋒尾長四五尺許色赤

辛亥上聽朝啓○雨雹交下大如大豆或如榛子○京畿高陽等兩官雨雹交下大如烏卵小如大豆平安道甌山男一人雷震死

壬子 上御朝講領經筵事尚震曰夫雹四時皆為災也昨日雨雹乃在於純陽之月其為變尤大矣春秋事應之說漢儒牽合之論先儒非之雖不可的指其某事之兆然災變必以氣類求之古人云人君惡聞其過抑賢用邪則雨與雹交下大抵賢屬陽邪屬陰今在純陽之月而雨雹此必正不能邪之應也自上更加省念焉 上曰災變至此益增憂慮爾○上御夕講○日微暈夜月暈

癸丑傳曰師表之任所係大矣慎簡師儒務去冗雜之員使羣  
 布之士有所矜式而興起焉可也親民之官莫切於守令而近  
 者守令有闕則薦之者不顧賢否惟視親疎銓曹之注亦然而  
 割剝之輩先得美官撫字之人竟多沈滯雖下褒賞之命不為  
 舉行故諺曰為先叙用未不叙用克去私情昭明公道務擇賢  
 才以洽物議又傳曰任將之道平日精擇儲養然後可用於緩  
 急有事之時矣庶簡謹慎有勇略可任將帥之人勿計爵秩高下  
 揀擇預養○傳曰憲府疏中有監寺有正所以統一司而又受  
 制於下僚准品好官旋加於殿貶之人等語此指何人而  
 論耶問而啓之持平鄭思顯回啓曰監寺有正所以統一司而又  
 受制於下僚者近日正不擇差故下官或有輕蔑之事而准品好  
 官旋加於殿貶之人者亦以貶適守令即授准職又未幾陞  
 叙此皆汎論時弊而非指一二為言也是日思顯簡問於大司  
憲宋麒壽持平宋錄麒

壽則以泛論時弊答之錄則以鄭錄與鑽鑿制上官答之思顯  
不為之歸一而又不通問於他僚乃以麒壽之意經自回啓

史臣曰風憲之職責任重矣彈論之事所當顯斥直指而微官



之事尚不能斥舉以對君上之間則敢望其抗論誤國之奸  
魁哉麒壽思顯性皆柔懦故過於謹慎而模稜如此也

○義禁府啓曰江陵大昌驛子洪戒伯妻一終其義子奉良欲蒸  
之時至死拒之竟被刺殺其行蹟不可泯滅令本道監司備細核  
實旌表何如答曰如啓○日暈

甲寅傳于政廳曰銓曹郎廳所當十分擇差而參副望者

金德

前日子以不合言之而乃敢更擬不顧王言不有君命任情薦  
舉極為非矣薦舉色郎摘發推考痛治卿等亦不察而擬之辨  
別賢邪之意安在哉○以李英賢為漢城府右尹趙安國為咸  
鏡南道兵馬節度使李彥憬為吏曹參議張士重為吏曹正郎  
○持平宋鏞啓曰臺諫凡有論議可否歸一然後啓之例也而  
昨日疏辭下問時持平鄭思顯只以大司憲宋麒壽之意啓之  
使同僚不得與知大失事體不可在職請遶大司憲宋麒壽既  
知其不通於同僚則使之回簡取可否未晚而以其泛論輕易  
啓之若有指摘之事而至於下問則凡在臣僚尚不可隱默况

有言責者乎勢不可在職請並逆者曰並如啓○以金弘胤為  
司憲府大司憲李仲虎為持平○司諫院大司諫奇大恒等因  
災變疏陳六條曰敬天法祖務學納諫任賢愛民○成均館儒  
生等上疏其略曰恭惟 主上殿下心存涉冰念切蹈虎一災  
之降必盡側修之實一物之妖益篤恐懼之誠敬天謹災之方  
可謂至矣而昊天不惠災害並至燁燁之威虢虢之聲不寧不  
令而既折禁中之寶仗又碎射場之旗杠異災酷變古所未聞  
臣等未知某事之失有以致之而某事之修可以弭之也 殿  
下遇災之日首罷苟且之科即下求言之旨臣等未知卿相之  
備問侍從之封章果有逆鱗觸忌之言乎宰相建白盡是已陳  
之萬狗侍從論列不過塞責之虛言將焉用彼哉在廷之臣非  
不知民怨之已極國勢之已蹙而徒眷眷於政事之末未聞一言  
有及於切時之病危邦言遜雖曰保一身之謀有病不藥實非  
壽國祚之道也嗚呼上天示警如是其迫也 殿下求言若非  
其誠也而奉行風旨已成苟同之習設言盈庭誰中病區之

原而寧負 殿下而不能負權臣寧忤公論而不敢忤私門臣  
等竊悲 殿下孤立於上無扶持之可恃而覆隍之變迫在朝  
暮也臣等深究致災之由則雖未的指其事應而今日之變  
實係天命之去就人心之向背則臣等敢不危言於有道之邦  
也臣等聞書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君德修省豈不有關於言  
路之開閉乎是以古之人主樂善無厭從諫不拂而 殿下詭  
詭之聲色屢發於經席草野之讜論反歸於逆耳今雖有求言  
之教而無一人瀝肝血以盡其純糾則 殿下之言路可謂開  
耶臣等聞春秋傳曰刑人非所近也古之明君待之有道不任  
以事責之掃除不授以柄而今者刑餘濫側金貂之列重爵猥及  
闡豎之輩而干政之漸蔽聰之萌已兆於今日則 殿下之待宦  
寺可謂得耶臣等聞詩曰瑣瑣姻婭則無媮仕夫人之常情孰不  
欲私其所親然而戚里因緣明君忌焉椒親攀附聖上患之而  
近者爵賞之施或有濫及之弊除改之際不無私昵之患則 殿  
下於戚里恐有偏私之失也臣等聞唐臣韓愈曰不塞不流不止不

行異端於吾道如冰炭狼莠而不可並容則害民害治孰有甚於此乎而今者復設禪科既示崇奉之意屢遣中使以助驕恣之勢馴致劫制邑宰凌辱衣冠則殿下之於緇徒慮有崇信之感也臣等聞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夫民者君之所天而不可不恤者也而今者貪汙成風賄賂公行而宰執之誅求日以益甚守令之徵斂無有紀極老少携持未免化難之嘆餓殍填壑已極籲彌之怨則殿下之民可謂得其所乎以此觀之災異之作雖不可委之於五者之失而五者之失亦足以召天譴而致咎徵則其可徒事乎文具而不務弭災之實乎伏願殿下容受直言俾無壅閼之惡裁抑官豎以杜專擅之漸親親有道不以私而害公斥去異端多以邪而亂正終使元元勿失其所則豈特消災弭變之得其道乎中和之德默乎蒼蒼而視聽自我之天亦必昭格於冥冥矣若曰觀此疏中五條之辭可見諸生愛君之意予雖不敏豈不樂聞乎

乙卯京畿觀察使李勣

為人刻薄而蘊又好女色少時入以快類目之與尹元衡連姻故和附元衡故

歷華秩及其利盡背歸李探其交若蔡人以登權者指之此被憲府之影蓋元衡之指也元衡與探皆以威晚權執相俾故  
此如拜辭傳曰申勅列邑盡心救荒○日微暈

丁巳以朴應男為司僕寺正李世琳為司憲府執義金慶元李

翎為掌令姜克誠慶元翎完誠皆附李探為持平金億齡為弘文館校理

李陽元為侍講院司書○傳于政院曰將帥被選人中洪彥誠

前有所失乙卯倭變彥誠為康津縣監似不合改之

戊午 上御朝講仍御宣政殿引見南原府使林九齡因其兄

來錄勳為人陰險凶惡以傾陷士類為事恃功石城縣監尹忠

恕○上御晝講○憲府啓曰近來人心不古偷惰成風悠悠泛

泛玩揭時日其在臺諫之列者亦不能自拔於時習當言而不

言言之而不盡風憲之地一至於此則國家將安所恃乎德具

君宋麒壽身為憲府的知疏中有所論之事皆有指的之人而不

即彈論至於自上 下問之時猶不顯斥以泛論時弊矇矓咨達

極為非矣戶曹正郎鄭思顯疏中首尾靡不詳知所當從實對

之而敢從願壽謬發之言曲為說遁之辭不直啓之亦甚非矣

此兩人之事雖出於一時偶然之失所關重大請並罷職各曰  
並不允再啓依允○日暈

已未 上御朝晝講

五月庚申朔夜白雲一道如氣自巽方至坤方良久乃滅

辛酉以安齡為司僕寺副正金添慶為奉常僉 正宋賀為弘文

館校理李陽元為兵曹佐郎余偉不學無名幸捷科第人皆為

侍講院司書蘇滄為長興都護府使

乙丑以權信為弘文館副校理權信之為人愚妄無識之一部

如子事父得濟清顯之俞泓為京畿都事李民覺為江原道都

事

丁卯三公領府事議曰文廟下馬碑乃 中宗朝所立其後別

無勿下馬之教而士大夫間忽慢為習任意騎過 中廟所以

尊先聖先師之意果安在哉自 上經過時亦宜遵奉先志有

司於儀註中常不舉論揆諸事體以為虧缺况世子初學須先知

先聖先師之可尊然後讀書有力方可業修德進今後自上

舉動亦且下輦使觀瞻者咸知尊崇聖師則其於化民成俗必不無一分之助矣傳曰嘉禮時世子所當下輦而今後自上舉

動時亦下輦可也

先是禮曹啓曰文廟下馬碑洞口自上舉動時無下馬節次今者世子嘉禮時當由此

路何以爲之命議于大臣等

○憲府啓曰凡守令及鎮將赴任之時咨謁於

政府吏兵曹此乃法例也而其於咨謁之時各其司郎廳責納例物名之曰堂察督索甚急下人因緣作弊者頗多其所應納之物例於本邑本鎮民吏軍卒處倍筵責懲貽弊莫甚近來貪風日滋守令鎮將冗雜無恥者居多憑藉堂察恣為私用自己裝束之具亦以此為之顯發之人雖可隨聞而懲治因循弊習比比皆然民率困弊之狀有不可勝言自今以後政府吏兵曹堂察例物一切革除事請捧傳教以絕積弊之源答曰如啓○慶尚道慶州

等九官風雨大作樹木折拔麻麥損傷戊辰未時太白見於已地

已巳傳于政院曰近觀日候頗有旱徵昨昨大風終日不止農事可慮予豈安心災變連綿雖是否德之致而祈祀文具亦不

可不舉自前禱祀之禮例行於太甚之後故其應尤遲祈雨先舉之條從速為之繼觀日候次次舉行○日微暈未時太白見於巳地

庚午

上御朝講講通鑑綱目至右衛將軍虞胤左衛將軍南

頓王宗俱為帝所親任典禁兵直殿內多聚勇士以為羽翼王導庾亮頗以為言帝待之愈厚宮門管鑰皆委之帝寢疾亮夜有所表從宗求鑰宗不與上曰亮所表何事耶領經筵事尹元衡曰時帝方寢疾宗胤等以戚里之人直殿內多聚勇士恐有不測之變故夜有所表及帝疾篤羣臣無得進者亮疑胤有異謀排闥入見表意可知大抵戚里大臣典兵禁中多聚勇士固為不可而帝王寢疾人臣獨入禁中尤為不可也以國朝之事言之仁宗病革尹任三父子入侍抱持王體於中殿隔壁之處自古安有如此駭愕之事乎明帝寢疾宗胤二人入侍如此之事自上留念焉上曰乙巳年事領府事之啓是也其時尹任三父子入內親扶仁宗玉體至大漸之時雖欲設



言而任等使不得發此時朝廷大臣臺諫皆陷於奸人術中莫敢誰何幸賴元勳宰相為宗社除奸再安王室事非偶然而人心不古世道漸降其時之事尚有為不快之論者云至為可愕今者言端適及故言之爾尹元衡曰宗胤等事雖如彼其在禁中舊矣尹任之事則帝王孰無戚里之人而豈可私自入侍晝夜抱持玉體乎此乃危疑之際而任等處中與柳灌相應使自外取稟而欲自內傳位於他處也適尹仁鏡為首相故灌不得任意語仁鏡曰嗣王取稟乎仁鏡曰正統有在何發此言耶灌謀遂沮臣三四年來疾病纏綿不得入侍經慈故頃聞駭愕之言未能啟達今日入侍適有言端故啓之人心不古果如上教乙巳之人謀逆情狀昭然而尚為邪論曰尹任以謀逆定罪宜矣柳灌則論以謀逆不可云安有如此駭愕之言乎其時自上雖幼冲即位逆類情狀無不盡知當初臣語任等逆謀于林百齡則百齡不信夜間相從屢言而亦不信百齡曰尹任當仁宗時有大小尹之說而一朝失勢故有不自安之意形

迹異常主少國疑之時不得已去形迹稍異之人可也不可以  
謀逆定罪云厥後臺諫為中學一會論議不一而罷宰相入啓  
只為竄黜而權撥乃營救柳灌及其鄭順朋之上疏也其謀逆  
之狀皆露矣其時不以謀逆定罪而只為賜死王法苟且矣臣  
見綱目某王無正統而其時有二藩王未定所立大臣論二王  
之當否及一王即位獄事大起死者三百餘人彼則名位未定  
擇賢以立之時而尚且如是者誠以王位至重不可有異論故  
也乙巳年則止於賜死而人心憤拂反以為未便矣金明胤為  
京畿監司以瑠之事書啓而瑠已逃躲當尹任子弟推鞫時不  
以謀逆問之而李德應供辭逆狀已著矣繼有尹任之婢子逃  
往安世遇家言任等逆狀世遇縛致政院問之則二言之蓋  
尹任為逆謀勢必與大臣締結而奸狀自露赫羅織也而人心  
尚以柳灌為非謀逆安有如此之事乎為此論者摘發則當治  
以罪但無根之言不可指的了矣邪論尚如此臣意以為令政院  
抄出乙巳年定難記柳灌與尹任同謀之狀曉諭中外而後有

為此論者則嘗治之以重法矣金明胤曰臣為京畿監司時仁宗未寧常時問安不得隨然而至大漸時有二品官雖外任不可退在之議故尚震亦以慶尚監司未赴任而入參問安至賓天之時退去未安會在中樞府夜宮門洞開似非常時開門遂入闕聞尹任三父子入內已久非但任等也瑠亦入內云安有如此驚愕事乎臣曾聞瑠與尹任同謀有希望於仁宗及聞此言尤為驚愕其時大臣臺諫非不知其非而畏怯奸兇莫敢發言其後尹任等定罪時瑠不與焉臣適聞瑠欲逃外官啓達似難而事關國家故敢啓而瑠已在逃國家僅得捕之耳尹元衡曰觀瑠供辭任權同謀之狀與兇徒之指不謀而同任等竄逐後瑠即逃入安邊山谷中朝廷之事豈得聞之而其指如合符節以此言之豈有柳灌曖昧之理乎上曰此言可愕三兇同謀出於各人供辭者於續武定寶鑑一一可見當初恐有邪論故頒賜武定寶鑑而人心尚不定安有如此駭愕之事乎坡城府院君尹仁鏡純正大臣玆正大之言故灌不得任意國家賴

而扶持 宗社危而復安至為寒心瑠之事亦然兩光平君金明

亂 啓之即為剪除矣為邪論者若知其人則嘗以王法正之無

根之言不可指的矣抄出定難記曉諭中外而邪論猶且不止

則罪之當矣金明胤曰末世雖有邪論者乃無識之人也若有

識則豈為邪論乎明知其人則當示王法不可指的則固難罪

也抄出定難記曉諭後猶有邪論者則罪之何惜元衡曰人或

不知故有邪論邪論不止則年少後進不識當時之事疑以為

權等乃一時名士宰相豈為如此事乎為此論者或宰相或有

名望之人國家不饒治罪為常但今不可的知更為曉諭則人

皆得知之矣是時元衡肆行曾臆專弄威權上意亦厭倦已

意氣殆可畏元衡自以為為不立威勢則無以劫制士林復振

其氣乃為是無形不測之語欲更售一網打盡之計而

知其奸初無惡施之意特迫於文定王后不得已從之故是

日也止於曉諭中外而已○林渾者九齡之子也前為平安都

事與監司俞絳有憾來即請之 上曰柳權自平安監司入相亦  
為殊常而至 仁宗大漸時逆狀昭昭矣元衡曰柳權幾大  
王大妃不可攝政之論言於李霖霖言於賓廳其意欲使王

大妃攝政而仍為謀逆安有如此事乎○上御宣政殿引見咸

鏡南道兵使趙安國唐浦萬戶尹愛虎○憲府啓曰弒父殺母

綱常大變天地之極惡也其所居之邑必降黜者所以深治其

惡而警動人心也今者江陵府居驛子洪奉良既伏極惡之誅

未聞降黜之事物情未便請命議大臣商確處置答曰如啓

辛未 上御宣政殿引見平安道觀察使李樛時上眷倚益隆臨行御製律

詩以賜之類有遠遣愛惜之意官中侍御內人保無不善事而探知上微意先事承順以政得幸內懷不道多植黨流相嫉

諭教書盡之平安一道境連 上國近歲年運不登守令貪虐

民生失寧興學校務農桑明黜陟等事盡心為之可也野人近

雖無事固可為慮而邇來獫虜作耗於中原上國人民移我境

上防備接待不可不謹也近者兩界比古為重故各別擇遣矣

李樛曰臣本以迂踈之儒無弓馬之才才器不合恐不稱職然

每為近侍深知 聖意敢不盡心又曰多年出入經幄今當遠

離豈得無欲啓之意乎凡臣子衣食皆是君賜固極之恩孰無

欲報之心乎臣則數年來不次擢用以置宰相之列感激之情自擬過於他人自 上聖德聖學人孰不知史官在側非敢獻

諂自頃日迎訪之後人心懼欣少有疵政則失望少有嘉政則

興起人心難得而易失當深自省念以忠厚固結而愛惜士林

維持國脉辨別淑慝不可使不良之人得售陰謀探出外恐為

故有此啓而儻於燕閑留念狂言則臣雖退在千里無異侍左

右矣 上曰啓辭當矣卿望重宰相而西方重地故自 上闕

念整撤經席之侍矣知人則哲惟帝其難况子氣質不敏知識

不明辨別淑慝豈不難哉賢邪進退係國安危常欲薰蕕冰炭

不得同器而培養士氣安靜士林爾李樞曰 上教若是士林

孰不感激是時文定王后見上厭惡尹元衡而昵侍李樞

發更售兇謀傾陷士林其謀慘矣其惡大矣罪固不容諄矣

所謂不良之人即指元衡而愛惜士林維持國脉云者亦未為

不可但有爭於元衡有憾於去國內懷 ○上御夕講

壬申日微暈 癸酉右議政沈通源議州府降號臣未知古事以耳目所及而

言之光州之民射中判官降為光山縣水原白川之民殺其父  
降水原為郡降白川為縣忠州之人殺其父降州為藥城郡未  
幾復舊又以亂逆降為維新縣自古如茲係關國家戕殺父親  
則降號之例臣未之聞也或謂父母一體而義母親母無間云  
然考之五服之制為父斬衰為母齊衰自有降殺則擬議之際  
不可無差等也大抵州府降削事體重大江陵一府不足計也  
若革江陵大都護府則江原一道不可仍存舊號應改稱原春  
原襄道及江陵皆鑄新印而行之其間豈無更變之弊哉臣  
之意將時任府使判官察訪以不能教化致有綱常大變而罷  
黜之留鄉所亦皆以不能正風俗而駁遞之正犯洪奉良破家  
鑿窟益加既死之誅其義毋旌門表問以樹節義之風昭示萬  
世則雖不降號亦可以彰善癉惡矣傳曰右相獻議論卞頗詳  
依議施行○未時太白見於巳地夜月暈○咸鏡道鏡城驟雨  
雨雹大者如鉢麻麥盡傷  
甲戌日微暈有右珥夜月微暈

乙亥以金億齡為弘文館校理

丙子 上御朝啓○日微暈

丁丑日微暈

戊寅日暈履色內青外白午時太白見於巳地

巳卯傳于政院曰予觀嵩善府院君謚號公事則林嵩善之有大功於國家昭著日星人皆知之而泛稱勲叅帶礪初定謚文內三望中無一忠字仍行狀製謚之意安在至為駭愕製謚官等斯速問名以啓政院以弘文館製謚官應教朴淳副應教朴謹元奉常寺製謚官正製鄭惟仁等書啓傳曰知道

史臣曰初兩朴製金麟孫林百齡謚而來議于太常麟孫之謚不美主簿金乃雍誤以為百齡謚而言諸百齡之子濂濂告于其母其母訴諸 慈殿且通于尹元衡時元衡方與李樛構怨樹黨爭相欲圖而元衡以謂此必兩朴陷於樛教如此製謚而意欲督治兩朴因以歸罪於樛故其侍經筵也故引乙巳之事誣達不靜之說朝野共疑兩朴罪在不測士林



亦將生禍而幸賴 天鑑孔昭且方嚮意於樛不深信其言只  
奪兩朴之職士林亦以得靜嗚乎謚者所以定人平生行事之  
善惡者也近來謚法大毀義惡隨勢若賢愚一途生既無別死  
又混施則何用謚為今之定謚良可笑也

庚辰傳于政院曰製謚之事其來久矣因其人行事之實迹而  
製之以傳後世固非偶然故自古有大功於國家則必加忠字  
而林府院論曰謚泛稱勳參三望之中以容儀恭義為主此乃公  
論乎極為過甚此必有情由予當躬問治之以法如 祖宗朝  
故事而政府適已令改製以入故斟酌不為也國家安危在於  
賢邪而近年以來治奸不嚴朝廷不清如此邪人不可一日置  
諸朝列此非太常該官所為是乃兩朴朴淳朴謹元擅論之事也弘  
文館應教朴淳副應教朴謹元並速罷黜以懲人心可也其時  
奉常寺正鄭惟仁則已死矣亞官金正英送西

史臣曰林百齡與李苞尹元衡等共造奸謀捏成乙巳之禍  
當時雖自以為功而公論之憤鬱自初至今如一日焉特畏

誅殺之威不敢明言爾朴淳朴謹元等於議百齡之謚許以

威儀恭義之字而不加惡謚亦云過矣其家子弟因奉常主

裡造陰乃以不得美謚為恨往訴於元衡而元衡欲更售兒

謀故百齡之妻與元衡合謀告諸文定王后將復起大獄

前日元衡經席之啓以為有以柳灌為無罪云者蓋為此事

發端而上意不然故不得遂其奸計今者朴淳等亦止於

見罷而已儻使其計得行則朝廷又一空矣其禍可勝言哉

當初元衡之為此謀也上承文定王后之意將加以大罪

欲於殿庭杖訊乃下密旨於沈通源沈鋼李樛以問之不測

之禍在於不日矣通源暨樛畏禍承旨皆以上教允當上

達鋼獨懇言力救以悟上意故士林得安大禍不作鋼沈

連源之子也連源在時常痛柳灌無辜被誅其類之在謫而

未死者欲一伸雪而用之有志未就而死鋼蓋嘗聞於其父

而又其心亦自有愛惜士林者故能如是焉嗚乎扶護士林以

安朝廷當出於股肱耳目之言而相顧緘默莫敢一言卒有

賴於戚里之人此衰世之幸而明時之羞也昔東漢之末宦  
寺專國漢室將亡賈彪不憚西行往說竇武亦此意也但未  
知今日之竇武何人耶

以鄭揚為司諫院司諫高敬命為獻納柳從善為弘文館應教  
李陽元為副修撰趙光彥為奉常寺僉正金德鵬為工曹正郎  
朴素立為吏曹佐郎金添慶為江陵府使○上御夕講○憲府  
啓曰京畿監司李戡鍾城府使李權中無所主趨向不正茲於  
公論已久不可在職請命罷以懲其餘傳于政院曰為人中無  
所主趨向不正則此乃大失也趨向不正之實問于持平

辛巳憲府啓曰李戡李權等初附於勳戚大臣之門尹元或深  
自結納或事之如奴及其利盡背歸他相之家李詭隨反覆之

狀有識者皆為唾鄙此人等趨向不正皆由於中無所主唯利  
是從而然也如此之人不可不懲故昨日啓之大司憲金弘

而不敢啓之達答曰見此啓辭兩人雖曰初附大臣背歸他相同是宰  
相而朝官之歸附豈至於趨向不正中無所主乎非關國家之

事故並不見後累啓不允

癸未三公尚震孝浚慶沈通源

嘉禮都監提調

江寧君洪暹判中樞府事曹光遠吏曹

判書元繼儉

禮曹堂上

判書鄭惟吉參判宋贊

承命來賓廳傳曰婚姻萬

福之源所當慎擇今者世子嬪定嬪之後自去年秋至于今腹

病頻發不能永却累退嘉禮有妨國體病雖或差豈可以有

病之人敢配儲副乎事雖重難不可不善處降嬪為良姊速擇

他嬪似當斯速啓議尚震等回啓曰臣等伏覩傳教不勝驚愕

冊命既行名位已定病勢今雖如此其終不能永却與否時未

預料而一朝遽降名號事之重大無過於此請自上更為商

量

史臣曰世子國本也為世子擇配國之大事無過於此者而

身居大臣之位怯於權奸不能正之於始及其下問之時猶

且持疑退縮乃曰其病之不能永却未可預料此何等語耶

降號雖重孰與繼嗣乎况有病之人又不必強備良姊而不

思宗社大計反為苟且之論將焉用彼相哉如李浚慶素稱

賢相而亦且如此國家將何所倚賴哉

荅曰此事曾欲議于卿等而事甚重難故未果病勢今雖或差後者頻發則國家安能見子孫乎降定良姊雖重事而宗社繼嗣尤為重大故不得已如是處之也尚震等回啓曰此事至為重難故臣等以更為商量啓之矣上教如此丁寧臣等更無可啓之辭荅曰啓意知道仍傳于政院曰以此意捧承傳甲申開城府民家雞雛有四足乙酉未時太白見於已地

丙戌遣工曹參議魚季瑄如京師賀聖節○諫院啓曰臺諫凡有所聞必即上達雖是職分之事然聞必以實發必當理然後人不疑怪而以為公論若獨執偏見好生妄議使言論不中則非徒失耳目之任反貽朝廷不靜之患豈不寒心今者大司憲金弘胤將京畿監司李戡鍾城府使李瓘等請罷之際不博採羣議又不與同僚可否詳盡作為趨向之說以分彼此之別將生交亂之階其為害豈不大哉况朝廷之體貴在安靜而輕

發論議生事於無事之時極為驚愕金弘胤請罷其職以務鎮

靜執義李世琳掌令金慶元李翎持平姜克誠浮躁無行為士林所賤要結李

探復為李仲虎論議之際亦未免苟同之習不可仍在其職請

並適答曰徃在先朝奸臣在朝輕發雜議佯托公論恣行已

意以致朝廷不靜士林多傷予嘗未便至于子躬則每欲鎮定

人心務安朝廷而但以寡昧頃乏剛明近年以來君弱臣強人

心渚薄徒知挾私弄權不念安靜國家一人唱之則未免苟同

使奸術得行豈不寒心並如啓

史臣曰弘胤啓戡等之罪其言則是而奇大恒與李戡相濟

又聽李重慶之言申救李戡反以弘胤之言為非啓罷其職

大恒朋奸黨惡之迹見矣箝制臺諫之漸成矣自此人將以

仗馬為戒雖有國家危亡之禍應無一人發言者其為後弊

不亦甚乎而領相尚震私與人言曰吾與弘胤自少相交固

無邪心矣只恐主上以弘胤有邪心也慨嘆而已猶未敢啓

達以弘胤之無邪心而代弘胤為憲長者亦曰今時之事不

可為也默默緘口不下弘胤大恒之是非可勝恨哉

史臣曰李戡李瓘之為人凶惡陰險不容於士類而僥倖科第諂事元衡遂得清顯之路出入元衡之門如子事父雖吃癰舐痔固為甘心而依為窟穴者積有年紀矣自數年以來一國權勢盡歸於李瓘而元衡之勢反居下焉故彼李戡李瓘者患得患失唯利是從之輩即背元衡而附於李瓘作為鷹犬謀陷士林固非一日矣大司憲金弘胤不忍坐視而只論其李戡李瓘等中無所主趨向不正若正名其罪則其勢不足以制李瓘之勢故但請其罷黜其實則欲剪其羽翼也而瓘之言既已先入累日不從而奇大恒反以金弘胤為不可而罷其職於是乎李瓘之勢益張而士林之禍無日矣

以丁應斗為兵曹判書

特旨少陰恩嗜利知意附保特旨之降蓋以此也

上眷遇李瓘曲此也未幾墜贊

成時人

李文馨為司憲府大司憲權信為執叢黃瑞姜士弼為

掌令金億齡高敬命為持平俞絳為咸鏡道觀察使李選為司

諫院獻納

特旨

趙光彥為弘文館副校理

丁亥弘文館副提學李重慶等上劄曰伏以文定續女作配青宮實乃萬福之原也冊命既行名位已定則廢降之舉固知重

難而病成沉痾事出於不得已亦所以為宗社大計也然而

既去嬪猶猶在勝嬙之列非但名號顛倒揆之事體亦多有礙

是合於嚴分慮遠之道乎且三國來媵在伯姬既歸之後則時

未擇嬪先定良姊亦豈得禮者乎况古者一娶九女所以廣繼

嗣也身既抱病強備三歸其於本支百世之義何居一事而三

失備焉伏願殿下更加三思以重萬世之基咨曰觀此劄論

大義則果當但非無端先定良姊矣未知古者亦有如此不得

已之事乎是乃權宜之道也諫院啓曰前司諫崔堦堦初與權

推薦故始為顯仕後又與金汝爭輩朋結事發罷黜以戊午年

罪魁特用輕典只教以使不得接迹於都下所當感激以自懲

父自被罪之後出入都下偃然在家或接待賓客或借見朝報

觀其所為似若探試朝廷之淺深其蔑法侮國之狀極為驚愕

請竄于外以警後之效此者良姊黃氏以嬪降彌時未擇嬪先



定良姊殊牛先後之序有乖正始之道請收良姊之命答曰崔  
塌事如啓良姊事不允三啓不允

巳丑 上召對

閏五月庚寅朔

上御仁政殿受朝賀○咸鏡道安邊咸興境

內有虫青黃黑色大如二眠蠶食禾

壬辰傳于政院曰夏月已深暉熱漸盛予以弱質易感風暑間  
有病證氣常頻困或有上熱眩昏之時學問雖重氣候不安何  
能為之乎名對則當量已為之視事則可停○未時太白見於

巳地

癸巳 上召對

甲午 上召對○黃海道遂安殷栗地震平安道平壤等十郡

地震咸鏡道咸興等八郡地震

乙未全羅道泰仁縣有女一產三兒

丁酉以朴應男為議政府舍人趙光彥姜克誠

性疎妄邪毒不  
齒人類為李傑

押容目往其家稍能詩每疵摘天提學鄭惟吉之文而譽極詩  
極其增况之態且其所作實優於傑而九有月課等製輒送于

探承其評品而去取  
存則其論類此為弘文館校理李世琳李遴為副校理金

慶元為修撰金偉為司諫院正言  
時李初權勢日熾侍從董諫皆出其門世琳克誠光彥皆

為探亦牙附鄭思顯為兵曹正郎崔顯朴栗為佐郎崔弘佃為

侍講院司書黃廷或為說書

戊戌上 召對○未時太白見於午地

己亥上 召對○慶尚道蔚山堀火驛女千今以殺夫伏誅

庚子日暈酉時白雲三道闊各數尺一長一匹餘一長二匹許

一長三匹許從乾方相次布於天中亂雲間其兩頭皆指坤良

二方漸移巽方良久乃滅夜月暈

壬寅日重暈左珥色白○清洪道瑞山郡民家有雞雛四足

甲辰京畿高陽郡男一人雷震死

乙巳京畿抱川地私婢都叱今以殺夫伏誅○弘文館副提學

李重慶等上劄曰伏以國家之患常在於朝廷之不靜朝廷之

不靜恒由於士林之不和疑阻傾軋之端其初甚微而債事喪

邦之禍厥終難救求之簡策驗之古今敗亂相尋舉不外是深

可懼也苟非在上之人務以鎮定為心調劑為急而一為紛紛  
之議所撓奪則一網之打盡玉石之俱焚相繼而作雖欲使朝  
廷安靜士林和平終不可得也比數年來賴 殿下聖明朝無  
雜議士有定志國家之福豈偶然哉頃者臺論不中惹起事端  
趨向彼此之說將成文亂之階士心洶懼固知厥終之如何宸  
衷獨悟燭幾慮微 聖心之所定於平日者藹叢於答諫院之  
辭鎮定人心務安朝廷之語豈徒一時之福實 宗社千萬世  
之休也自綸音一播中外感激聚首相賀人心自靖浮議自熄  
士林之所恃而無虞者惟 聖明在上耳伏願 殿下終始此  
心谷曰觀此劄辭論議甚當曾因諫院之論釋谷子意玉堂今  
日之進言亦君臣一心之意也予豈不樂聞乎當留意焉

論議不一重慶強之  
重慶李勤之味奪也

史臣曰玉堂此劄朋比甚矣元衡及樛各樹黨援爭相欲圖  
而李勤傾詖反側交構兩間弘胤斥論其言則是矣蔽垣論  
啓其事玉堂又從而上劄更試 上意而堅固之重慶樛之

心腹而勘之姻姪也欲上此劄固其宜也其間豈無一二不黨之士而亦靡然隨勢同歸於一則朋比之罪均矣嗚呼朝廷之上士林之中孰有守正不阿彼此無黨而致忠於國者哉可為歎息也已

○未時太白見於午地

丙午以柳從善為議政府檢詳○日暈

丁未以李戩為承政院同副承旨李義臣為戶曹正郎

史臣曰侯舌之職即古之納言所關非輕苟非其人其能出納惟允乎是故其難其慎必得其人而授之者所以重其任也先王之朝雖或有間授以武夫之時必擇其素洽於衆望者而任之非謂其如李戩之新進無識一武夫也夫李戩者李勘之弟而李勘者李樛之羽翼也不問其人之賢否徒以權奸之黨與而授之以重任朝廷之用人亦可知矣

庚戌 上召對○議政府請褒獎孝友節義東部居叅奉鄭元

麟幼學鄭元麒

世親執祭饗晨昏哭墓雨雪不廢不勝衰絰不施

梅浴毀窮三年凡家廟四時朝望之祭一依家禮元麟死  
元麟馨財送終葬後不近妻不食肉哀慟涕泣至今益篤旌門

賞職幼學黃允謙豐基人少時喪母哀毀盡禮朝夕莫至今不

辰願添親齡父所往來之路必自勦治孝行純篤終幼學金

始如一其兄得華蓮疾斷指嘗冀孝友兼至人無間言

應壁豐州人性本純厚兄弟友愛相與和樂以養父母其遭喪

夕有聲自墳呼應壁者三應壁聞正兵金世温梁山人孝

聲驚動上墓彷徨之際北山崩壁廬舍正兵金世温梁山人孝

死哀毀踰節親自培土以乘其事結廬於墓側三年不出洞

一父有虎來叫世温向虎自責曰孝心未至祭祀不潔耶爾何

至斯虎即俛首而退服闋時架肉難備世温仰天流泣虎獲

璋置于墳前而去至今素食不廢翔望之祭與人言輒流涕東

部居私奴徐莫同天性温柔孝友無至其父死表服三年別

絕不取食其母年過八十遺疾不起一日氣處女金氏金山

宗之女也有叛女引羣盜殺其父白刃交下處女年纔十五

披身翼蔽乞曰家財唯意所取只活父命如不欲財願以身

竟未感其言未即殺之勢甚鴟張父旌門復戶幼學許需得其母

腹痛百藥無效一日病勢轉急氣絕移百姓李介未致也年纔

時需急斷手指和藥以進其母即蘇

十八其母在病瘡疾一指時無發或蘇或絕至于二年金石射珍

也其父得厲瘡百藥不差金石斷金氏射珍

其手指燒灰和酒以進其病即差

氏自斷其病即差鄭氏慶州人李巧妻也事親事兄孝友

酒以進其病即差

夫早死親母亦罹沉痾鄭氏哀毀過制骨立成疾張必親具奠  
需祭亡夫親備藥物進病母不待母側必在殯前丁夜痛泣攀  
號擗踊有進之時氣絕行路間之莫不墮淚生父四節夜服亦皆  
辨以時進之繞經一年母亦捐世鄭氏哀慕哭踊致慟盡

李氏慶州人世憲女也夜有盜入其家按劍欲殺其父李氏乘入  
大叫曰吾父病深何忍強殺即以身翼蔽賊曳出其父斫傷

頭面李氏追出抱父能益姜氏河東人正兵崔侏妻也其父待  
怒又斫李氏而終不能害

旌門百姓金仁福伊川人其母卒得胃腹痛竟日極苦至  
愈中其內需司婢德今楊根人其父被惡虎所壓德今與其母

復蘇其母德今又以斫刀打傷虎鼻至於抱川官婢德今并始  
又堅其母德今又以斫刀打傷虎鼻至於抱川官婢德今并始

破裂虎重傷力困退伏林藪父母俱免抱川官婢德今并始  
人之妾專志靡他夫死之後益堅其操有一強暴者欲汚之德

今杜刃自誓稟不可犯視父嫡子如已出艱備婚裳以戒醜禮夫  
墳在揚州朔望則必往哭寡居至三十八年日篤守信年今七

十矣有一子身死其妻淫奔德今引與同居感化愧悟不復有

他星州居私婢莫德嫁夫經一旬而死自是日夜痛泣九齋祭盡  
志納用自自衛出門如見男子則輒避異路未嘗近其母欲奪

志斷髮自誓以示不以此之意常欲自絕以其母老隱忍不敢  
馬牙居老母過口之味賣衣服以備之母至八十餘

歲而逝凡齋祭葬事極致哀敬口絕水飲漸盡而死賞物復  
戶

乙卯夜流星出攝提星入西方天際狀如梨尾長四尺許色白

丙辰上名對○流星出天弁星入騎官星狀如拳尾長一文

餘色赤

戊午以李億祥為司贍寺正李陽元為弘文館修撰

六月己未朔 上召對○日微暈○黃海道松禾居男一人雷

震死

丁卯日暈

庚午以李蕙為議政府左贊成丁應斗為右贊成吳謙為兵曹

判書權轍為刑曹判書奇大恒為司憲府大司憲李彥忠為司

諫院大司諫大恒彥忠皆特命也金貴榮為春川府使

史臣曰應斗故宰臣玉亨之子也筮仕於 中廟之朝官至六

卿之列可謂巨家世臣當與國同其休戚者也而見李樛有

外戚之勢被 上所寵眷以先進宰相晨夜出入奴顏婢膝

以求媚焉大恒故司諫奇遵之子而遵已卯之士望也不顧乃

考之風惟懷無饜之心患得患失無所不至遂與李樛往來

上不之察至於一日之內以丁應斗為右贊成以奇大恒為

大司憲則樛雖在關西而朝廷皆黨與也是以朝廷不和

人心渙散天災地變層見疊出而史不絕書天人相感之理亦可驗也

癸酉日暈夜月食

丙子清洪道清州驟兩雷雹大作女二人雷震死

己卯傳于政廳曰大司諫李彥忠與副提學李重慶相換

皆李探腹心故有特命時彥忠方在被推之中諫院請適故自是命也

史臣曰相換微官之事也蔽垣王堂之長位望甚隆而有若小官冗職之相換自上欲以寵遇而反歸於輕忽名器之不重自此益甚矣

又傳曰孝行納穀及王子君壻察而擬望

史臣曰新授注擬皆由於賄賂之輕重請托之高下雖有傳教反不如宰相之言今之秉銓衡者烏得辭其罪哉

以李重慶為司諫院大司諫李彥忠為弘文館副提學朴應男為內資寺正趙德源為禮賓寺副正柳從善為議政府一人李翎為司憲府掌令姜克誠為持平黃瑞為弘文館應教宋賀為



副校理金億齡為副修撰李遠為禮曹正郎尹仁涵為兵曹佐郎趙璋為侍講院司書李潤德為僉知中樞府事

庚辰夜流星出河鼓星入南斗星下狀如梨尾長四五尺許色赤

壬午傳于政院曰三陟等七官有水災漂死人舉恤典備救荒且令審覆沒處以啓

癸未以洪暹為判敦寧府事好苛察司量甚狹廉謹自守又曲憐嫌怨然且有才華

甲申憲府啓曰前珍島郡守李叔男為人善射以珍島郡守謝恩之日尹元衡見之曰觀

汝猶可人也即以其妻女子嫁之往郡數月餘加通政至是託以母病棄鎮而來以不關無實之功濫

授分外不當授之賞所當感激圖報之不暇而反生驕縱之心當

風和防緊之時托以母病擅離鎮所原其本心未必無望蜀之謀

任情蔑法極為無狀請依元照律施行答曰為垂死之母似有不

得已上來之狀非如厭憚棄鎮之例以元律治之過重故斟酌未

減矣後累啓不允

史臣曰國家之所恃以治者唯刑與賞而已當是時南方守宰

之捕倭者一而叔男獨受重賞何哉至於籍勢橫恣蔑法棄  
鎮則罪自有律而又命末減至拒諫言是豈非元衡之故也賞  
則僭而刑則不舉將何以為國

丙戌傳于政院曰金洵以清謹良將得重病令內醫院賜當藥且  
遣八番醫往診回啓○以鄭彥智為成均館典籍

七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史臣曰日月薄蝕天變之大者前月之望月既食矣而今月之  
朔日又食之變已甚矣其應何哉當是時尹元衡李樛之輩俱  
以外戚專權自恣各樹朋黨爭相傾軋交構之漸著矣侵君  
之象豈不然乎非徒此也彝倫斃敗無異禽獸子殺其母者  
有之妻害其夫者有之奴戕其主者有之弟陷其兄者有之綱  
常之變史不絕書則危亡之禍迫在朝夕天之示變亦孔之昭  
矣而不知脩德以應之徒舉文具而欲救則其何以答天譴弭  
變異乎

庚寅日暈

辛卯以金鎧性苛察外雖廉為知義禁府事尹仁涵史慧輕致此顯

榮者藉妻父丁為吏曹佐郎河晉寶為兵曹佐郎鄭彥智為刑

曹佐郎柳永吉浮薄為司諫院正言

壬辰以韓沃為承政院同副承旨沃質樸無文傳于吏曹曰近日

朴光佐丁璿等或以老耗或以悖戾被論未久而昨今兩日之政

三度連擬於學宮之任學宮之任所當擇差何必以老耗悖戾

者苟充乎大抵者德望重之人不離於清班實職可也別無重

望而老耗之人或有苟充宰列者尚不知退予未知果當也○午

時太白見於未地

癸巳 上召對

史臣曰人主親宦官宮妾之時多接賢士大夫之時少則其

何以學就緝熙德造罔覺乎當是時 上春秋方盛則正自

強不息之時也而祈寒暑雨例輟經幄何哉此固導之者之

罪也而台對之命幸出於久廢之後居論思之職負輔導之

責者所當反覆陳戒而其所講論不過句讀間數語而已如

是而望 聖德之成就不亦難乎

○午時太白見於未地日微暈

乙未傳于政院曰黃海道有風水災令戶曹備救荒而被災處  
今其道都事看審以啓

戊戌傳于政院曰興陽有水災家漂人死可矜恤典舉行而被  
災處令都事看審以啓○日暈夜月暈

己亥傳于政院曰頃者全州府尹沈銓能捕大黨之賊殺主之奴

莫世朴  
斤等

盡心窮推得情馳啓以明王法所當論賞其遣史官收議

于二公領府事以啓領議政尚震等議沈銓捕賊之心不減於在  
前受賞之人則今亦賞之固無不可傳于政院曰賞加褒獎事  
言于吏曹

史臣曰官爵之設所以待賢天下之公器也人主豈可濫施  
以私椒親哉沈銓雖捕賊徒臣子職分之當然則何賞之有  
雖賞之賜之金帛亦足矣豈以嘉善重級監授非人乎若捕  
一盜而遽授之則如有斬敵禦侮之功又何以加之近年以

來公道不著女謁盛行政事之際率多涉私居職仕者皆是以親上既如是何以責下是以官爵猥濫名器益賤治道不形國勢日降良可歎哉雖然上之所以命議於大臣者心有所未安也當此之時若少有規諫者則上豈不悟二三大臣朋比者合曲意承順之不暇而職居言論者懷疑顧慮噤嘿囚舌曾無一人論說是非則宜乎威曉之無所畏忌而專擅自恣也噫時世至此豈徒可為痛哭也已哉

以全州府尹沈銓為嘉善大夫

史臣曰銓咸里人也性本貪濁惟以牟利為事雖防納市井之事無不為之倚負形勢掠奪人臧獲田土者不可殫記常自言曰我之所以貪蓋出於不得已也子女太多安得不貪乎其縱恣無忌如此及赴全州侵漁剝削之弊不可枚舉嘗聚會境內巫女托為老母覲光而衣服不盛者輒退之巫女等爭借品官家紗羅綾段之服盛飾而來則遂盡奪取而黜之曰此皆僭濫之服所當治罪而姑赦之也所奪衣服盡納衙中

其貪縱無厭之狀舉此可知其他矣今此捕盜之際延及無辜使一村空虛因占其田土以為已有其貪酷之罪固不容誅矣一道之人目之曰白晝之賊監司豈無耳目而至於狀啓與有

罪矣

以趙德源為司諫院司諫趙德源阿附李探故起於恒滯躋此

府而長者曰李重慶信李翎姜克誠高敬命皆探之羨隸也憲蔽恒

府而長者曰李重慶信李翎姜克誠高敬命皆探之羨隸也憲蔽恒

至也無所不鄭惕為禮賓寺副正凶險邪毒縱恣朴好元為議政府

檢詳外似從容鄭思顯為侍講院文學疎拙無能閔箕為清洪道觀

察使少而學識鄭思顯為侍講院文學疎拙無能閔箕為清洪道觀

悰為僉知中樞府事性無行○午時太白見於未地夜月微暈

庚子 上御夕講

辛丑 上御閱武亭宴羣臣且試儒生製述三公六卿侍講院及嘉善

通政亦或與焉九八十餘人令畫師圖形而命鄭惟吉製序先

職銜姓名又出御題二百首今丁應斗以下皆製進抄善飲者而

命曰相勸痛飲期於盡醉武臣則射的於前賞賜有差極歡而

臚矣

史臣曰當是之時日月薄蝕太白晝見水旱交作則上帝之  
憐怒深矣饑荒荐仍餓殍相望八道皆然則民生之困悴甚  
矣彝倫斃敗綱常大變相繼而起則風俗之薄惡極矣此正  
君臣上下惻然恐懼交修不逮之時也豈是暇豫無虞以為  
歡樂之日哉

○傳于政院曰冬至使李龜琛以可用武臣代他人遠行可憐特  
加一資以慰使臣何如三府領公事與吏禮兵曹同議以啓○平  
安道龍岡縣男一人雷震死

壬寅領議政尚震等議自 上軫念萬里奉使之臣不意代人之

勞欲給一加以慰其心 聖上體下之念至矣但嘉善重加未可以

代人遠行授之前此亦多有急行者而未有如此之命今難開

例傳曰知道○尚震等昨日閱武亭進箋謝恩傳曰昨日引見欲

使君臣之間情意交孚也卿等陳謝予用嘉焉宜勿謝仍賜酒

○午時太白見於未地

癸卯日暈右珥

甲辰 上御晝講

史臣曰經筵之設豈欲釋其訓詁句讀而已哉將以講明義理  
輔養德性也則今之進學之際只讀訓詁問答數語而不為從  
容講論闡發幽奧何哉如此則雖日學千萬言猶無所益况  
一二章乎進講之臣輪日當次祇讀講處不曉全書則雖文字  
糟粕尚難解之而義理精微其孰知之噫以如此之輩而委輔  
導之任已為非矣况以李戩之庸庸武夫為參贊官而敢望  
其輔養成就之功乎

○上命入貢馬

冬至進  
獻馬

於永肅門內親臨看擇

丙午

上出御于摘星嶺

在昌德宮  
外後苑

命大提學鄭惟吉等科次諸

臣及儒生等所製

閱武亭所製  
等者賞賜有差

史臣曰科次製述等事有司事也當是時日星之異風水之  
災綱常之變相繼而作史不絕書此正晝夜兢惶憂勤惕慮  
之日也豈宜優游無事閑暇自豫之時哉大抵近日所為徒



尚文華不務實政此豈非治亂安危之幾而居大臣之位任言  
論之責者曾無一人陳戒規諫則當時之事可知也已

○午時太白見於未地夜月暈

丁未 上聽朝啓領經筵事尚震右叅贊祭世英初有志操中遭

刑曹判書權轍致位 幸相 心發守正臨事從法而畏禍懷疑投問知

經筵事元繼儉戶曹判書安璋質重慎嘿行事謹密兵曹判書

吳謙漢城府判尹金鎧同知中樞府事尹仁恕多肆邪毒禮曹

叅判慎希復處鄙近利少無可觀而驟行金大司憲奇大恒

司諫李重慶工曹叅議洪天民檢討官金慶元不顧行檢耽嗜

金億齡勢無操節好朋結隨又都承旨姜士尚

侍○諫院啓曰清洪道水使尹先智貪鄙無狀唯務侵漁善事

為事造船滿載輸送于京其媚事貪鄙之狀騰播已以極為駭

愕請亟命罷其職以懲其餘答曰罷職似過遞差可也後累啓

依允○傳于政院曰黃海道有風水災人死家漂令戶曹舉恤

○傳于政院曰黃海道有風水災人死家漂令戶曹舉恤

典備救荒

戊申以鄭揚為弘文館校理揚彥慈之子也彥慈上驛壁之書

貴揚之陰險猜暴甚於其父○午時太白見於未地日微暈夜流星出立星

入牛星下狀如拳尾長三四尺許色白流星出巽仲星入東方

天際狀如瓶尾長三四尺許色白光照地月暈

已酉定世子嬪護軍尹玉女也百官陳賀于仁政殿○以趙彥

秀立朝多年無一可稱但為議政府右叅贊沈光彥紀在官無可

沉取容是為知中樞府事金澍怯懦暗弱貪鄙無節按南方也

公然受賂輸運于家掌國子也凌蔑士林汚辱名器言其為黃

海道觀察使姜士尚為刑曹叅判特命也○士尚為人沉厚平

尹玉平居則柔弱與順而臨事則輕躁自用適論久滯今復榮

已無辜為承政院左承旨

史臣曰尹玉不容於公論久遭沈滯而朝下定嬪之命夕擬

喉舌之望繼儉之先意逢迎者為何如哉罪不可勝言矣噫

公道消盡女謂盛行政事之際拜官除職者皆是戚畹則當

時之事可知也已

○日暈

庚戌日微暈右珥午時太白見於未地

辛亥午時太白見於未地

壬子以全羅道觀察使朴忠元

麤雜浮虛心無所主交結安老之黨被論於時久遭沉滯因歸

凌納交元衡啓本羅州居李大奇之弟三絨有田在甫乙山下而得通華顯啓本造舍於其側士豪等以謂甫乙山乃是公會

處擲毀之六奇等憤甚書士豪獄惡之事於木牌植之街路士豪等二十餘人聚會一處執致大奇而杖下六十背綁雙手周

示四隣大奇大呼曰汝等罪惡難洗云云於是金應蘭金彥霖等率奴六十餘人圍大奇家三匝而曳出大奇塗灰於面而亂打

致死因投於水其父李懿訴冤於傳于政院曰近來人心頑暴風州應蘭等皆逃而唯彥霖被執

俗薄惡死者不得復生斷者不得復續人命至重故雖大罪之人

國家必三覆後定罪而今則喜殺人命有同雞犬綱常大變相

繼而起是雖教化不明之致而予見此啓本心甚驚嘆豪強品

官有害生民專權作弊自古其然而國不能制之致有殺人之

變可謂國有紀綱乎此啓本殺人者有逃躲者至為駭愕以剛

明有名文官為推考敬差官斯速下送備細窮推而未捕人則

多般措置刻期捕捉而不能措捕則監司推考守令及都將色吏別為重治事明立事目授敬差官○日左珥夜地震自東而

西

癸丑成均館生貧朴春元等上疏略曰大成有殿以為先聖安靈之所明倫有堂以為彝倫攸叙之地東西設齋使四方之士藏修於其間門墻肅然禮法攸出豈使胥吏之屬隳突橫恣以致凌侮之辱哉今者館奴身犯殺人逃漏法網刑官窮捕欲置重典此固執 殿下之法而不撓者也然學宮非罪人之藪士子豈逋逃之主而至使胥吏之屬闖入泮內追執首奴一館臧獲恐見拘執驚恠四遁顧無安息之所聚首齋簷之下刑吏益肆輕傲之心乘夜投入亂捕不干之類逐奔明倫之庭聲震闕殿以驚聖靈略答其人非好犯有司之法庶幾因是而知尊學宮也至於提曳而亂朴之則臣等實無之館官具告其狀以聞臣等不知 殿下聞此以為尋常乎以為駭恠乎事雖出於胥徒而推其源則實在於刑部之官徒知殺人之可嚴而不知學宮之當

當崇蔑視首善之地不戢下吏之暴假以刑獄之威任其恣行而不為之防也及 殿下渙發綸命使治吏胥則為刑官者所當自省其不能戒檢之責惶恐待罪之不暇而覲然居官恬不為愧悉從輕典以緩吏胥之罪假使胥吏搪突於權貴之門則必同怒共憤以成其罪不置於死則竄徙後已而若此凌踏學宮之罪則略無憤疾之意曲加庇護之情是視國學會不如一權貴之家也豈不痛哉殺人之賊民固不慙聽其陰嗾欲護館奴臣等雖無似豈敢忍為刑官枉信胥吏巧誣之言不惜儒生汚蟻之名陰嗾之供脅捧首奴藏亡之迹忍指儒生是意臣等黨惡而容隱欲陷學宮於逋逃之淵藪欲驅士林於殺人之黨授刑官則已矣大臣聞而安之耳目知而忽之 殿下之治道滅裂潰敗已無根本之地吾道根柢於此國家命脉於此而一朝淪陷於吏胥之口刑官之手臣等竊痛之抑恐 殿下重道之誠弛於毫忽之間使刑官得以窺取 殿下之心也伏願殿下更布 聖旨重治吏胥譴責刑部以尊先聖使一國臣民

咸知學官之可尊答曰觀此疏辭可見諸生尊先聖重學官之意深用嘉焉頃者刑部吏亂入之事是予尊聖重道之誠未至而然也予實駭恠是故既已推治吏胥當更量屢傳于政院曰頃者刑部之吏亂入學官雖係殺人重事殊無尊先聖重學宮之意不禁下吏以致前古所無之變至為非矣刑曹堂上色郎官推考

甲寅憲府啓曰羅州殺人之事非尋常戕殺人之比出令鄉黨動衆作威擅行刑戮於通衢白日之下其不畏邦憲縱恣慘酷之狀自開國以來所未有之變也為邑守者所當矍然懼焉益時捕捉使不得網漏明示王法可也遲留數月若不聞知至使兇悍之人攔截屍親不得發狀及其發狀亦不動念捕捉失機非但正犯各人皆至逃躲專不予涉之人亦皆奔竄致使一村蕭然皆由於措置失策縱惡貽害之罪也收使尹行判官崔霽雲請並罷職答曰如啓○  
午時太白見於未地  
丙辰午時太白見於未地

八月戊午朔

已未以宋純

檢邪忌未克附林百齡為陳復昌所惡見篇復昌

遠歸也語人曰吾自此不復起矣既而有召不肯辭而出時年七十矣人皆笑之既至無日不到元衡亦稍厚之其邪

老而益甚

為羅州牧使金鎧名為簡素而實與元衡

不亦為都摠府都摠管南應雲

樞府事李仲樛愚戇為五衛將崔顥華而不實急於為吏曹佐

郎尹之亨喜為奔競為禮曹佐郎

庚申午時太白見於未地夜流星出天困星入地倉星狀如梨

尾長二三尺許色赤

辛酉傳曰豐壤川銀口魚專為薦新嚴禁私獵而今年則不然

呀獲甚少楊州牧使乃元虎變也為人陰險邪諂初附陳復昌

得復推考浦監考監川禁治罪

史臣曰文王之囿與民共之齊宣王之囿為阱國中孟子之所

以取舍不同者以其有義利之分也苑囿且不可私况山林川

澤乎山林川澤之利民之所資以為養者也古者與民同之而

卷之六十七

無禁此亦王道之一端也我國家禁山禁川無處不然防禁既嚴科律亦重愚民一犯立抵罪罰或有傾財破家者貪官汚吏因緣徵索以為己利者不可勝計豈非清明一大累乎今以捕魚不多至於推牧使而治監考山林川澤之禁自此而愈重矣守令之侵暴民生之困苦其亦自此而益甚矣嗚呼心方州郡自有常貢豈無可薦新者而必於豐壤川之魚哉噫深居九重豈知民間有此弊哉無一人敢言以正君之過舉者豈不惜哉事雖微細具有害於仁政者大矣

○午時太白見於未地

壬戌命召吏曹判書元繼儉

先是繼儉再度呈辭至是呈三度上將不允改有是命繼儉承命

仍傳曰銓衡之長非如他職故近年以來既經兩都目則例為辭退予甚未便凡任久於其職乃見其效何必故避權柄循例而辭乎卿合銓曹之長其仍本職繼儉即肅拜謝恩

史臣曰繼儉嗜利無恥之狀至是益顯矣初繼儉辭狀但言臣忝冒重地已過二都目且近一周年在例當適而前證煩



設云云辭免而不明言其病但為循例引嫌之言人固竊笑其辭之非誠矣上方嚮用遂逆知其意故有是命繼儉方在三辭而纔有命牌之名卒然馳來一聞仍任之諭即為肅拜其無狀極矣其無恥甚矣近年以來長銓司者請託公行賄賂盈門雖號為有識者亦然其於繼儉乎何誅大雷電兩雹交下西方有聲鳴如風水相激漸移巽方良久而止夜南方電光

史臣曰天文之變至此而極矣雖不可的指為某事之應凡此皆陰盛陽微之徵也為人君者所當恐懼修省之不暇而付之尋常恬不為恠宰執給諫亦無一人言之者豈不惜芬○京畿富平江華陽川陽智砥平大雷電兩雹如碎冰大如雞卵小如榛子稻麥撒落損傷驪州利川雷電風雨大作兩雹大如鴨卵小如雉卵積野如雪樹木折拔屋瓦破碎大小羽族觸死無數百穀並皆打盡

癸亥傳于政院曰收聲之月雷電設作予心未安

史臣曰人事感於下則天變應於上當是時妻焉而殺夫子焉而殺毋綱常之變相繼而起為變如此而君臣上下恬不知恠未聞一政令一教化變易而更張之以上天仁愛之心寧不出災變以警懼之乎雨雹之災風雨之變不絕于策宜矣

○雷動日微暈午時太白見於未地

史臣曰和氣致祥乖氣致異太白晝見史不絕書此君弱臣強陰盛陽微之證也當是時權臣擅命政出多門黨與既衆威福下移人主孤立而不之知邦本已搖而莫之救天人之際示警之意微矣

史臣曰尚震之模稜糊塗號為粥飯僧也雖弑父與君苟與之謀不可者真所謂鄙夫也以是尹李鄭林肆禍之際咸得其歡心沈通源亦一貪鄙無狀之人也憑戚里之勢據台鼎之任受人賂貨納人臧獲日不暇給且與尹元衡李樛交結有三窟之稱時相如此天變之作豈無所召乎獨李浚慶凝重

方嚴有公輔器度而性實怯懦畏元衡而怵李探論議之際未免  
依違苟且於其間不能自立可慨也已

甲子午時太白見於未地日暈夜雷光

乙丑雷動夜雷動電光流星出軒轅星入柳星狀如拳尾長三四  
尺許色赤

丙寅遣護軍李龜琛如京師賀冬至○午時太白見於未地

丁卯傳曰京畿雨雹之災慘酷非常尤甚被災處救荒預備事言  
于戶曹

史臣曰雹者戾氣也人事失於下則天變見於上賦役之煩  
重民生之憔悴未有甚於此時內需司國之私門也禪教宗國之蠹  
賊也其田土供億居國之辛而民之豪富者投籍內需司丁壯  
者逃入禪門賦有常而民敬無恒加以邑宰之貪污權貴之  
誅求剥民膏血無有紀極破產亡家化離劬勞嗷嗷之怨上格  
于天其戾氣之應同其理也

史臣曰古之所謂荒政豈今之所謂者乎古者以愛民為本

故民皆樂生興事而蓄積有餘雖有凶年而不能為民害今則不然輕民之命視如草芥呼泣原野控告無所雨雹冰雪水旱癘疫無歲無之稼穡卒痒饑饉存臻然後雖有救荒之名顧無救荒之實徒付文具之末而無誠心慘怛之意終使元元不得免餓孶可稱惜哉

○午時太白見於未地

戊辰憲府啓曰寶城郡守鄭孟男到處不謹多行泛濫之事不

可一日在於臨民之官請罷其職

初金百鈞以典翰歸觀珍原寶城縣邑也百鈞多有所請

孟男不從百鈞怒甚及還朝為臺諫駁之 答曰如啓

史臣曰列邑之中如孟男之貪虐者不知其幾何而綺紈子弟權貴廝役則曾無一人舉劾者而獨拈其孤寒無勢之人以濟徇人報讎之計其誣上行私之罪可勝誅乎

○日微暈

己巳午時太白見於申地夜月暈

庚午以尹玉為同知敦寧府事姜暹為承政院同副承旨慶渾

為掌隸判決事李抃為兵曹正郎黃廷或為戶曹佐郎

甲戌傳曰自明日視事取稟朝水刺後召對○雷動日氣沈陰亦有雷動勿召對

史臣曰觀前之言足知善心之已發觀後之言可見其心之復蔽也天之陰曠何與於講學而必以此停之乎講明義理實是收省之道而顧欲消變於深宮燕閑之中惜哉

○全羅道礪山大雷雹以風雨雹交下郡人金文弼李卓避雨入草幕空中有雷火轉發擊觸文弼頭髮半燒滿身皮破李卓間有皮破處臨陂益山雷動雨雹交下大如榛子

乙亥午時大白見於申地夜月暈

丙子 上御仁政殿行王世子嬪定親禮百官陳賀○黃海道觀察使金樹拜辭傳曰凡百任事盡心為之且巨寇脫漏久失天刑予常痛憤別為措置期於捕捉

史臣曰以堂堂國家之尊受挫於一賊可謂朝廷有紀綱乎使海西一道之民知賊之可畏而不知有國可謂方伯有其人乎巡

警有使而懷欺君偉賞之心反使其軍受刃於賊手辱國之罪可誅而况澍之怯懦已著於全羅之倭變戰栗畏縮之狀至今傳笑之不暇欲其振聲氣雪國恥難矣

○午時太白見於申地

丁丑以柳從善

編塞 喜於趨附

為弘文館典翰朴好元

內外 似從 為議

為議

政府舍人李仲虎為侍講院文學鄭思顯為司憲府持平高發命

為弘文館副修撰金百鈞

心持 巧指 論結 李探 嘗少 容

為成均

典籍○日暈雷微動

巳卯兩草種

庚辰 上御朝講○以宋賀為侍講院文學李陽元為弘文館

副校理○日微暈

辛巳 上御夕講○夜雷微動

壬午 上御朝講○雷微動日微暈

癸未日暈

甲申領議政尚震以省墓事拜辭 上遣史官追賜雨備于

漢江○清洪道河川郡梨樹發花○乙酉 上御夕講○日微  
暈午時太白見於申地

丙戌午時太白見於申地日微暈兩珥

丁亥 上御晝講○夜黑雲一道如氣自坤方至東方布天漸  
移南方而滅

九月戊子朔午時太白見於申地

己丑京畿豐德郡民家牛產犢肩上又生二足無右耳即死

庚寅以李文馨為五衛將鄭大年為上護軍申汝棕村啓賢疎

不正荒酒無險為五衛將金德寵為人既素且似倔強然汚於為副護

軍柳承善奔附為事廳郵為海州牧使李陽元為吏曹正郎高

敬命為弘文館修撰尹斗壽為副修撰○夜電光

辛卯 上召對

壬辰 上御晝夕講○午時太白見於申地夜流星出複星入

東方天際狀如鈴尾長二三尺色赤

癸巳司諫趙德源性本編固室之間且持平姜克誠疎毒邪

有薄行其驟陞附探也

法皆儒生生式年會試講經試官兩入啓曰昨日有數三儒生入講時

臣等語曰此儒生精於講書所可詳聽也又有一儒生熟於實學而又能於文者入講之際臣等相與語曰此儒生若得連分則可無患矣云則試官李英賢招法司書吏責之曰場中之事在帳內者自當處之監試官則只合監試而已儒生能否不當說也反覆顯責其言甚正臣等俱以輕淺無狀之人猥然監試重汪不計科舉大事非但輕發妄言不無涉私之失決不可覲然在職請適臣等之職答曰右尹李英賢不無妄言之失監試官則別無所失速還講所

史臣曰國家之公道極蕩於世僅存於科舉一事而又毀於削科復科之時已為寒心至今扼腕今則名為監試者反狃私情極口稱揚以遂已意持糾察之名濟一己之私公道之寄益復無其所矣英賢之徑出是日英賢與克誠等相爭徑歸其家雖曰不思之甚而其詰諸臺吏之事未為不可而上之答反以英賢為妄是使克誠之董益長循私之習也豈不惜哉克誠輩諂



飾束辭一辭之後甘為喜幸醜然帶職呼唱而歸其倚勢自恣  
謂人無何之意亦可見矣

甲午政院以平安道觀察使李樛啓本義州牧使李壽鐵捕提  
大賊林巨叱正韓温等

事入啓傳曰觀此馳啓與巨叱正所供則不勝駭愕巨叱正韓  
温等令今去宣傳官毋使有傷斯速拿來○命召領府事左右  
相及禁府堂上兩司長官傳曰予觀巨叱正之於其兇謀叛逆  
之狀極為駭愕此供招內辭連之人亦多京中則已令內官宣  
傳官等搜捕矣外方則禁府郎廳分遣斯速拿來待巨叱正等  
上來卿等監問于闕庭○夜電光流星出北落師門星入離瑜  
星下狀如拳尾長二三尺許色赤

乙未昧爽水星見於東方午時太白見於申地夜流星出天倉  
星入土司空星下狀如拳尾長二三尺許色赤流星出天厠星  
入南方天際狀如拳尾長一二尺許色赤

丁酉兩司啓曰監試官司諫趙德源持平姜克誠糾察場屋之  
事乃其任也向及失監試官之體不可在職試官李英賢雖見監

試官有失體之事自有公論之發而致詰臺諫甚傷事理且身雖有病入啓後出去未為晚也徑自先出亦失試官之體請賜德源姜克誠違差李英賢推考答曰如啓○兩電交下如小豆夜月暈

戊戌以金百鈞為司諫院司諫尹之亨為司憲府持平○政院

以惟新罪人金世俊等出於此正之招者拿來事入啓傳曰姑令堅囚待巨

叱正上來使之面質○雷動傳曰今曉非時雷動予心未安明

日行幸上將幸普濟院觀武才其停之○清洪道天安稷山新昌牙山唐津

雷動

己亥以申汝悰為承政院都承旨洪天民為同副承旨李洪男

為工曹參議姜克誠為弘文館副校理○夜月暈

庚子 上名對

辛丑 上御春堂臺講試專經吏文漢語文臣命同副承旨洪天

民往取成均館儒生到記而來並抽儒生講試

癸卯 上御仁政殿行王世子嬪納徵禮百官陳賀

甲辰日微暈夜月微暈

乙巳 上御夜朝講傳曰孝者百行之源所當褒獎俞敬仁賞職

除授且俞彥謙之妾節義亦嘉為先旌表○傳曰僧人坦真推

考事已言之坦真許稱慈惠寺持任捉其同類僧擅開信川官屯田而令內

需司問于禪宗則其為持任非詐稱捉其同類非自己事只以

擅開官獄之罪照律且屯田事則乃坦真未到前事勿推

史臣曰嗚呼當今之事無復可為矣坦真之事初因監司之

狀啓已下治罪之命而輒情無不稱快反以內需之言為可

信而輕其罪夫內需國之私門也其專擅縱恣之事不可

紀極而又與兩宗相為表裏緇門虛誕之說由此而累君德

者可勝道哉况坦真之作弊昭著於方伯之狀啓而信其邪

逕之言而改其前命凡在見聞孰不寒心而痛憤也哉

丙午巳時 太白見於未地日微暈夜月微暈

丁未 上御仁政殿行王世子嬪告期禮百官陳賀○憲府啓

曰僧人坦真所犯依法治罪事既已傳教而未幾諉以維那受

善帖似不無據詐稱持任亦似曖昧又曰事在法前可勿論矣  
擅開又以擅囚命改似若有未減之意非但王言不一禁令亦  
為顛倒况此地真不畏國法奪占屯田捉拿同類擅開官獄任  
意囚之繩之以律死有餘罪請勿改捧傳旨窮推痛治答曰不  
允後累啓不允○夜月暈

戊申 上御常參○政院啓曰兵曹參議安士雄顛仆失儀請  
推考何如傳曰久典兵官不知退閑已為未便而今者以殿中  
扈衛之官忽致顛仆頗失禮儀所見可駭如啓○諫院啓曰兵  
曹參議安士雄侍衛於內顛仆失儀不可仍在兵務之地請帝  
答曰如啓○政院以義州罪人等已拿來事入啓命名推官等  
傳曰觀分軍記與韓溫之招尤為駭愕其黨必多兇謀極惡固  
難形言次次細推推官等啓曰所謂巨叱正者推問則實非巨  
叱正也自言其姓名曰尹熙鼎而以海州軍士赴防於義州云  
以所識巨叱正者實示則皆曰非巨叱正而鳳山人亦以為非  
巨叱正矣傳曰盜賊百變其名例也徐林憑問亦可推官等啓

曰盜賊變名之事臣等亦非不知但各人皆以為非巨叱正徐  
林亦以為義州牧使厚給衣服靴子等物而誘之又以嚴刑威  
之故以巨叱正為言而實非巨叱正矣傳曰大賊之輩豈以平  
問取服乎韓溫亦憑問推官等啓曰推問韓溫則亦自謂尹世  
恭而義州牧使為吏曹郎官時知之云故招各司久遠書吏憑  
問則皆以為非韓溫矣然此人雖非韓溫自有所犯今方推問  
矣傳曰詳細問啓推官等啓曰巨叱正韓溫反覆窮結則非巨  
叱正韓溫而觀其情狀兩人皆行止荒唐以在義州時所捧供  
招問之則其口不忍道之言皆所自說此乃亂逆之賊不可以  
祿巨叱正韓溫而輕之也請為先刑推義州牧使李壽鐵如此  
關重之事不為備細具錄出處至為非矣請推考傳曰雖不能  
的知其巨叱正韓溫而兇惡之言皆自說之果是亂逆之輩並  
必啓推官等啓曰伏見罪人之招其叛不道之狀皆自其口而出  
罪固重大所宜加刑但今已到曉此人輩皆迷劣賤類不足以污闕  
庭之飾請待明三省交坐畢推何如傳曰啓意似當但亂逆之事不

可以迷劣賤類而忽之豈宜遽為三省交坐乎卿等徹夜勞苦姑  
退少歇午後入來二次加刑未推人等並推以啓○日有兩珥夜月  
暈

已酉推官等會推鞫廳啓曰今此罪人名號雖不的實兇惡之言  
皆自說之此乃亂逆之賊也如此獄事臣等豈尋常推鞫哉反覆  
窮詰多般審察則似非巨叱正韓溫也傳曰尹熙鼎尹世恭叛國  
兇逆之狀現表於招辭不須牽合於巨叱正韓溫而以尹熙鼎尹  
世恭加刑推官等啓曰尹熙鼎尹世恭今已承服請照律且世恭之  
為人變作不測不干之人皆以嫌情誣引信彥等八人及所謂巨  
叱正妻與徐林之事皆不實何以為之前日惟新等處拿來人  
等亦皆不干之人請並放送傳曰尹熙鼎尹世恭照律而辭連  
人信彥等涉於大事令禁府刑推其餘並放送徐林依前日差  
人領送于黃海道而勿為作弊事嚴勅語送尹熙鼎尹世恭伏  
誅○夜白雲一道如氣自東方至坤方如練橫布良久乃滅月微  
暈

庚戌傳于政院曰罪人推問事左副韓不郎捧承傳今日待罪未便予觀啓覆之際似有不敏之氣都承旨可檢察也○巳時太白見於未地

辛亥兩司啓曰義州牧使李壽鐵初捕尹世恭認為韓溫至以為詳知面目於吏曹郎官時而灼爛刀斧之屬無不備具極加慘酷使以韓溫誣服又捕尹熙鼎指以為巨叱正當初不服其嚴酷之刑靡所不至至納於匱中冒之以網又使以巨叱正誣服初雖誤認及其鳳山人面質之時如以為非真則猶可詳辨而徒示嚴威橫加亂杖至質問徐林而亦如之人人惴恐欲延畧刻之命皆以為偽為真理所然也其厚誘徐林誘以終始無變亦甚無謂其所云巨叱正妻者皤皤老嫗而其義子女婿云者或爛或折而其杖斃於義州者亦非一二壽鐵以有識文官反同喜功武夫之所為其欺罔國家之罪大矣請先罷後推答曰推考則如啓罷職則似過故不允後累啓依允

史臣曰甚矣哉壽鐵之罔上也其捕世恭熙鼎也人若謂

非巨叱正韓溫則必深怒痛疾而使不敢言強以巨叱正韓溫  
誣捧其招者此何心哉嗚呼苟患得之則無所不為夫巨叱正  
國之大賊也以遁天刑 上怒方極而且關西方伯兵使俱是  
椒威也若捕叛國之賊則節制之功措捕之勞固不同賞壽鐵  
占揣 上意慮有殊典而僥倖錄功非徒刑威利誘終使誣  
服而至謂詳知面目以欺 天聽則其罪固不可勝誅而臺  
司祇請罷職嗚呼人臣罔上罪固止罷而已近來國無紀綱  
人心朋比曲避嫌怨循默成風而所謂言責者亦如是焉則  
其罪與壽鐵無幾矣

壬子 上御仁政殿出文科殿試題後御弘化門外試武科○以柳  
潛為兵曹參議成義國為承政院左副承旨崔終浩為慶尚左  
道兵馬節度使韓沃為副護軍

癸丑 上移御于昌慶宮

乙卯以將冊 王世子嬪告

宗廟

右贊成 李 贊攝行

○以金百鈞為

弘文館直提學安齡為內資寺正李世琳為司諫院司諫朴應



男為議政府舍人趙光彥為弘文館副應教姜克誠為校理盧

景麟為兵曹正郎外似味透李光軫為兵曹佐郎○憲府啓曰

判決事慶渾衰老有病不合決訟長官請違答曰如啓

十月丁巳朔日暈

戊午午時太白見於未地日微暈夜坤方如火氣

辛酉以姜昱為掌隸院判決事慎思獻為成均館司藝宋賀

為侍講院弼善李訥為文學任尹險詭下逃為黃州牧使崔應龍

實得厚但為義州牧使權應昌為南陽府使○日暈夜月微

暈

壬戌政院以黃海道觀察使金澍啓本賊人等自海州入平山

十餘處多入啓上命招三公領府事兵刑曹堂上捕盜大將

等傳曰賊變至此極為駭愕去年巡警使之往也若久留則庶

可盡殲而乍往即返徒取譏於賊輩予恐朝廷處置或有未盡

也今不可徒付徐林諉諸尋常之地也卿等議啓浚慶等啓曰

曩爾賤徒尚稽天誅恣行殺掠如一敵國而同道守令環視畏

縮莫敢誰何一道人民唯知有賊不知有國紀綱至此可為痛  
憤竊念黃海一道本無主將雖有監司例皆儒臣措置齟齬人  
無統領以致賊輩橫行不得已擇遣京將之有威望智略者抄  
率驍勇又發一道之兵以熟知賊情者分定統部以為耳目知  
其蹤跡四面攻圍則萬無逃死之理但欲舉事於本道則必先  
措置于京畿咸鏡平安江原遣使之整辦諸事京將亦即下選  
于黃海待京將之報令彼四道相期共舉窮搜極捕俾無脫漏  
然後庶幾可圖也傳曰今賊勢大熾有同敵國今若不盡力嚴  
治是舉數道之民盡付於賊輩之手後患不可勝言別為措置  
期於勦捕浚慶等以京將望單子黃海道南致勤金世濟捕日討捕使入啟  
曰軍官則此人等自薦帶率矣明日牌招兩邊捕盜大將兵刑  
曹堂上同議事目而出送何如傳曰如啟

史臣曰國無善政教化不明宰相之恣慾守令之虐民剥膚  
搥髓膏盡血竭手足莫措控告無所飢寒切迫難保朝夕欲  
延畧刻轉而為盜則其所以為賊者王政之失也非其罪也

豈不惻然乎及本而思之則弭之之術固不難矣而浚慶忝位  
台輔不究行仁之方務舉興化之政而反為鼯鼠之微欲發千  
鈞之弩何其誤也海西之賊雖曰橫恣其醜不過八九而聚則  
盜也散則民也分匿窮谷無形可捕非如敵國之結陣成列得  
與為戰則雖合四道兵力欲為一時策應何從而下手乎凶荒  
之中科歛之餘民力因悴勢將自潰而又興師旅留連境上耗  
費困頓公私俱竭而加以主將之貪暴軍卒之侵徵則民何以  
聊生是驅四道之民使並為盜也巨叱正雖或捕得而癰疽內  
遺危亂將至况巨叱正未必能獲乎前師無功已為明鑑而浚  
慶順旨震等苟同臺司含默國事日非無有救者可為太息  
流涕也已

癸亥傳曰今年軍籍事已定而但捕盜及軍籍一時並舉則恐有騷  
擾之弊其議于兵曹兵曹啓曰黃海江原平安咸鏡京畿則以討  
捕之事果為騷擾軍籍之限當為退定而全羅慶尚清洪道則仍  
令為之無妨且討捕使金世澱病未堪任前僉使白惟儉居父喪

已祥而未禫討捕之任無逾於此人請以巡檢使稱號而送之大臣之意亦如此矣傳曰皆如啓

史臣曰為區區鼠竊之賊論遣將興兵之舉朝廷之無紀綱可知而又使未禫之人欲授討賊之任諉之以大臣之議嗚呼所謂大臣者果何人哉使朝廷無紀綱大臣之罪固大矣奈何又欲毀二十七月之制使禮義之俗將為左衽之鄉乎噫任人如此國事之日荏無足恠也

○以勦捕盜賊事下諭于八道監司兵使開城留守

甲子傳于討捕使南致勤巡檢使白惟儉曰西海賊輩年年熾發漸為巨患不可徒計小弊而不為勦滅之舉故別遣卿等委以討捕之任矣卿等恩威並施務盡方略期於盡捕而其中不無玉石俱焚之患十分詳察盡心為之致令西海之民安居奠枕又使予庶解夙夜之憤○以李捷為工曹叅判特旨

史臣曰捷以椒戚之人無德可褒無功可賞而前日之忝猴舌已名負乘之誚矣今又特命以授六卿之亞其何以免譏

於後世哉

沈守慶為京畿觀察使李世琳為承政院同副承旨趙德源為掌樂院正鄭惕為司諫院司諫金慶元為弘文館副校理

乙丑傳于政院曰今已日寒朝講則勢難為也或晝講夕講夜對召對予當量氣為之啓覆則移御後為之冬月死囚積滯可動啓覆改言之

丙寅弘文館副提學李彥忠等上劄曰伏以天秩有禮喪紀最重中制一毀民彝盡墜此風化之所由而先王之所慎者也寇在門庭金革無避守禮之家尚以為難釋服將命豈可行於今日乎海西逋賊久稽天誅討捕勦除勢所不得已出沒殺越已非門庭之比節制巡捕豈無他人今者白惟儉身居父喪禫事未畢考之禮文然以人情固不可使之從事於討捕也夫三年通喪天經地義俯就企及在所自盡聖人於禮如坊止水豈無其意而奪可移之孝毀罔極之恩習不知恠長此不已則臣等恐喪紀不重而風化益媮焉伏願 殿下留意焉答曰今者惟

儉之事雖出於不得已而觀此劄意合於情禮當令該曹議于大臣處之○兩憲交下夜月微暈

丁卯舍人以領左相意啓曰兩司因弘文館劄字引嫌退待物

論大禮已迫臺諫不入不得行禮請出仕答曰如啓兩司因王

不論白惟○政院啓曰常時兩司退待物論則弘文館處之而

今日則以大臣之意舍人來啓矣傳曰知道○兩司啓曰大恒

召誌職後啓之

史臣曰言官之去就非大臣之所能處也起復惟儉彛教大

毀而繫舌無言以致發言之在他其失大矣汚辱名器莫此

為甚則豈可復忝其位重汚其器乎况政院之啓其意微矣

而若未有聞大臣請出而覲然就職於一辭之後是自處夫

正其何以格君心正彛教乎

喪禮人紀之最重聖人為之中制使之通行於萬世此不易之

大經也古者因金革之事或有起復之人尚未免後世之譏議

蕞爾西賊追捕雖急一道巡險豈無他人而何必以一時之權